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78, No. 1554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台灣某大德提供

希叟和尚正宗贊目錄

卷第一

菩提達磨大師
六祖大鑑禪師
江西馬祖禪師
南嶽石頭禪師
南泉願禪師
百丈大智禪師
趙州真際禪師
黃蘗斷際禪師
睦州陳尊宿
德山見性禪師
巖頭豁禪師
雪峯真覺禪師

卷第二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興化獎禪師
南院顒禪師
風穴沼禪師
首山念禪師
汾陽昭禪師
葉縣省禪師
浮山圓鑒禪師
慈明圓禪師
楊岐會禪師
黃龍南禪師
寶覺心禪師
白雲端禪師
保寧勇禪師

真淨文禪師
五祖演禪師
圓悟勤禪師
南堂靜禪師
佛鑑懃禪師
佛眼遠禪師
大慧杲禪師
虎丘隆禪師
應庵華禪師
卍菴顏禪師
懶菴需禪師
密菴傑禪師
卷第三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曹山元證禪師
雲居宏覺禪師
同安丕禪師
同安志禪師
梁山觀禪師
大陽玄禪師
投子青禪師
芙蓉楷禪師
丹霞淳禪師
真歇了禪師
宏智覺禪師
天童珏禪師
自得暉禪師
卷第四
雲門宗
雲門匡真禪師
香林遠禪師
洞山初禪師

智門祚禪師
雪竇明覺禪師
洞山聰禪師
雲居舜禪師
大覺璉禪師
天衣懷禪師
圓照本禪師
圓通秀禪師
大通本禪師
雪峯慧禪師
月堂昌禪師

溈仰宗

溈山大圓禪師
仰山智通禪師
南塔湧禪師
芭蕉清禪師
芭蕉徹禪師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天台韶國師
永明智覺禪師

目錄(終)

No. 1554

五家正宗贊

五家正宗贊并序

游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特閨門兒女子軟紅輕襪踏地怕痛之論。又烏足為參學法。衲僧家。千聖頂[寧*頁]。瞥轉玄樞。翻鐵面皮。爺也不識。示一機如大火聚。出一言如生鐵橛。無儞近傍處。無儞咬嚼處針砭古今。活必死疾。又何聖可稱。何門可游。何言可忌。

終日言而盡道。言滿天下無口過。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曲盡其奧。褒非勸節。貶非窮鄉。抑非廉人。揚非舉善。息黥補劓。截鶴續鳧。倒用橫施。著著有出身之路。肯桎梏籠檻。分甘為淺丈夫哉。

愚生也魯。瘦藤挑月。破笠包雲。奔走江湖幾五十載。雖透關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於古人不恰好處。略窺涯涘。試將五彩黼黻太虐。似不量其力也前謂褒貶抑揚。當俟金錍刮膜。出語驚群者。重為點發。雖然。翠巖眉毛。寧免拖地。

寶祐甲寅西蜀比丘紹曇百拜書于靈鷲放山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王之子。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國。其王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

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

尊者歎其辯慧。改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降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

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徵詰。師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汝可速救。

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

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

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

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即擯宗勝令出。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

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

答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不。

答曰。我見佛性。

王曰。性在何處。

答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

王曰。於我有不。

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

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

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

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

羅提說偈曰。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

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大根器。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

初至。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師曰。不識。帝不契。

遂折蘆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曾謂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後傳衣。付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流支．光統數加藥害。至第六度遂不救。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師知緣盡。欲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總持得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

後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履而返。歸奏帝。開壙。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贊曰。

隆準龍顏　　碧瞳天相

棄金輪為聖道出家

辨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　　驅弟子除異見之邪

舌翻瀾　　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洲赤縣接大乘根

東土西天示衲僧樣

廓然無聖　　逆龍鱗一葦橫江

寂爾觀心　　坐鬼窟九年摸象

一花開五葉　　放庭雪沒人腰

毒藥作醍醐　　笑江槎分玉浪
如墻如壁　　幾曾當教外別傳
分髓分皮　　正好喫手中痛棒

詐死忙携隻履歸。惜大唐國一時人。開眼被胡兒欺誑。

曹溪六祖大鑑禪師

師諱慧能。新州人。俗姓盧。家貧。樵采以給。一日。負樵至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悚然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

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

師遂白其母。至黃梅。謁五祖。祖曰。汝自何來。

曰。嶺南。

祖曰。欲須何事。

曰。惟求作佛。

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作佛。

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

祖異之。乃曰。著槽廠去。師禮而退。遂負石舂米。

後聞人舉北秀頌曰。

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師即倩人書偈其傍。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祖因付衣鉢。潛至大庾嶺。明上座逐之。師以衣置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

明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

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

師於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經。聞二僧辨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爭之不已。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之。遂與披刻。

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為壇經。

南嶽讓和尚因嵩山安和尚啟發之。乃直詣參師。師問曰。什麼處來。

岳曰。嵩山來。

師曰。什麼物恁麼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師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師曰。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青原和尚參師。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

師曰。汝曾作什麼來。

原曰。聖諦亦不為。

師曰。落何階級。

原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肯之。

師將順寂。欲往新州。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說偈曰。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贊曰。

震旦心宗　嶺南蠻種

一字不識書　採薪勤母奉

黃梅碓頭和糠搗出　石墜覺腰輕

新州市上平地擷翻　擔折知柴重

鱷魚眼睛光轆轆　嗔明上座為衣鉢爭

毒虵口氣冷氷氷　斥印宗僧非風幡動

污染即不得　蕩南岳家財一物無

聖諦尚不為　鼓青原波浪千尋湧

開作家爐鞴　村獠獠收幾塊精金

說成帙壇經　臭皮囊盛許多骨董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死欸難翻

地含諸種普雨皆生　開眼說夢

千古曹溪鏡樣清。非劈箭截流機。浸殺底堪作何用。

江西馬祖禪師

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兒奇異。虎視牛行。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之。溪邊婆子云。將謂有何奇特。元是馬簸箕家小子。

師遂曰。勸君莫還鄉。還鄉道不成。溪邊老婆子。喚我舊時名。再返江西。

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云。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

六祖謂南嶽云。爾後出一馬駒。蹈殺天下人去在。

石鞏為獵時。從師菴前過。師見。問曰。汝是何人。

曰。獵者。
師曰。汝解射不。
曰。解射。
師曰。汝一箭射幾箇。
曰。一箭射一箇。
師曰。汝不解射。
曰。和尚解射不。
師曰。解射。
曰。一箭射幾箇。
師曰。一箭射一群。
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
師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
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
師曰。者漢曠劫無明。一時頓息。鞏遂擲弓箭。投師出家。
師與百丈行次。見水鴨。師問。水鴨子在何處。
丈曰。飛過去也。師遂揑丈鼻。丈作痛聲。
師曰。又道飛過去也。
丈乃有省。遂歸寮中大哭。同事問曰。有何事。
丈曰。汝去問和尚。
同事往方丈。問曰。不知海侍者有何事而哭。令某甲來問和尚師曰。汝自去問他。同事歸問。丈大笑。
同事曰。適來哭。而今笑。
丈曰。適來哭。而今笑。
龐居士參次。問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
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此有省。
師與百丈．南泉．智藏翫月次。師曰。正恁麼時如何。
藏曰。正好修行。
丈曰。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
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後示寂于泐潭。
贊曰。

虎視牛行　　虬髭鐵面
滅菩提達磨之心宗
應般若多羅之懸讖
金雞解銜一粒粟　　禍孽潛萌

馬駒蹈殺天下人　　惡聲難掩
射鹿印石鞏無明蕩除
過鴨將百丈鼻頭揑轉
吸江口　　[祝/土]殺龐公
翫月機　　坑埋普願
八十四人阿轆轆　　成團如破鑪脊上蒼蠅
七千餘里走區區　　被人喚馬簸箕家小囝
赤手逗曹溪正脉　　古今分宗派滔滔
即心得臨濟克家　　兒孫上傳燈袞袞
稽首真空大法王。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擬覔踪由。太虛閃電。

南嶽石頭禪師

師嗣青原。諱希遷。端州人。姓陳氏。在俗時。每厭鄉洞民多淫祀。輒奪牛毀祠而歸。鄉老不能禁。

師參青原。原令馳書與南嶽。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鉗斧子與汝住山去。

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

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

師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便休。

師回。原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不。

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去時蒙和尚許箇鉗斧子。便請。原垂一足。師禮拜。

異日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

原曰。汝還識吾否。

師曰。識又爭能識。

原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師一日夢與六祖乘一龜游泳深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於聖海也。

師天寶間之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

鄧隱峯辭馬祖。祖問。甚處去。

峯曰。石頭去。

祖曰。石頭路滑。

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到師處。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乃問。是何宗旨。

師曰。蒼天。蒼天。
峯無語。却回。舉似祖。祖曰。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
峯再去。如前問。師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藥山一日在石上坐。師見。問曰。汝在者裏作什麼。
山曰。一物不為。
師曰。恁麼則閑坐也。
山曰。閑坐即為也。
師曰。汝道不為。不為箇什麼。
山曰。千聖亦不識。
師乃以偈歎之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之流豈可明。
僧問。如何是禪。
答曰。碌磚。
如何是道。
答曰。木頭。
師著參同契．草菴歌行於世。
贊曰。
端州生緣　　曹溪得度
鱉鼻蛇毒要傷人　　破鏡鳥心專食母
厭洞民多淫祀　　毀叢祠奪牛歸
與嶽僧通信書　　挾鉗斧住山去
眾角雖多一麟足　　又爭能識得青原
深池同載一龜游　　竟何曾夢見六祖
臨機多滑路　　推隱峯束手墮懸崖
共住不知名　　對藥山熟睡饒譫語
貼身死計　　磐石坐生雲
信口答禪　　碌磚拋似雨
青松下閑謳一曲　　草庵歌不落宮商
亂山中狂叫數聲　　參同契是何言句
惜曹溪旁出一枝。到情忘義斷時。生五逆孫。繼不孝子。

南泉願禪師

師諱普願。鄭州人。姓王氏。初見馬祖。契悟後。住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

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

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

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

師一日到莊。莊主預備油糍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辨如此。

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

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

時有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被鬼神覷見。

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一日。兩堂首座爭貓兒。來白師。師持刀提起猫兒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二俱無對。師便斬之。

至晚。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趙州脫鞋安頭上便出。師曰。子若在。救得猫兒。

示眾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

時有僧出眾曰。某甲買。

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僧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

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在山作務次。僧問。南泉路向甚處去。

師拈起鎌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得。

僧曰。不問茅鎌子。南泉路向甚處去。

師曰。我使得正快。

陸亘大夫與人雙陸次。見師。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信彩去時如何。

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

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不。

師曰。得。

陸曰。莫不得不。

師曰。不得。

師住菴時。一僧到。師向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喫了。一時打破家生。就師床臥。師待不來。歸。見僧牀上臥。師亦就邊臥。僧便起去師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至今不見消息。

陸亘一日向師道。肇法師也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師指庭前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師問座主曰。與我講經得麼。

座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與某甲說禪始得。

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

上堂曰。諸和尚子。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如今有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汝商量。也須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

一日。甘贄行者來設粥。云。請和尚念誦。

師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禮拜。便出去。師到厨內打破鍋子。

贊曰。

咄這王老師　　遍地栽荊棘
牧牯牛東西溪上　　索頭在手未會放收
斬猫兒上下堂前　　暗地絣繩難分曲直
亂拋骰子　　臭骨頭十八點喝成
錯指路頭　　茅鎌子三十錢買得
不作貴不作賤　　賣渾身誰肯商量
失却火失却牛　　居丈室有何奇特
被鬼神覷見了　　莊上喫片油糍
與趙州相見來　　鎮州出大蘿蔔
一株花如夢相似　　孰云天地同根
十八歲活計做成　　難使兒孫取則
許陸亘開鐫坐石　　逐惡隨邪
為甘贄打破粥鍋　　開門放賊
佛出世亦不去　　聱頭庵主未免狐疑
飯飽後忽噇眠　　靈利道者不知消息

將金彈子換銀彈子。長處無多哽。要做阿轆轆善知識。

百丈大智禪師

師嗣馬祖。諱懷海。福州人。姓王氏。師再參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

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

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舊處。祖震威一喝。師便禮拜。

後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居處巖巒嶮峻。故號百丈。師處之。未期月。參玄之士。四方羣集。溈山．黃蘗當其首。

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米]聞。不覺吐舌。

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

蘗云。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

師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蘗便禮拜。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

老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貴脫野狐身。

師曰。儞問老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師曰。不昧因果。

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

師令維那白槌告眾。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師。云。溈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師曰。老僧欲住。可乎。

陀云。非和尚所住。

師曰。何也。

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

師曰。吾眾中莫有人住得不。

陀曰。待歷觀之。

師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曰。此人如何。

陀令謦欬。行數步。曰。此人不可。

又令喚典座來。陀曰。此正是溈山主也。

師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

師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轉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

華曰。不可喚作木揆。

師不肯。乃問祐。祐踢倒淨瓶。師咲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祐遂往焉。

師作清規。

贊曰。

出格胚渾　　鈞陶巧匠

瘦骨稜稜玉削成　　碧眸冏冏星流樣

脫野狐不昧因果　　知歷代贊幾何罵幾何

鬬水鴨落盡便宜　　走歸家哭一上笑一上

淨瓶踢倒　　放山子荷钁入千峯

拂子拈來　　恠馬師平地埋青嶂

一生鼻頭痛　　刻骨冤不易消融

三日耳朵聾　　入心毒卒難洗蕩

共游惡業蛟龍窟　　子黃蘖友龐公

同奪生獰虎兕胎　　兄南泉弟知藏

清規井井　　深掘陷人坑

華胄繩繩　　密布縵天網

策奇勛。不減叔孫通與老臊胡。作萬古城池。阿誰近傍。

趙州真際禪師

師嗣南泉。諱從諗。曹州人。姓郝氏。一日。問南泉曰。如何是道。

泉曰。平常心是道。

師曰。還可趣向也無。

曰。擬向即乖。

師曰。不擬。爭知是道。

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有僧游五臺。問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

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

後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破。

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

婆曰。驀直去。師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

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
師曰。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
曰。如何是石橋。
師曰。度驢度馬。
一日。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
王曰。不會。
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因甚却無。
師曰。為伊有業識在。
師到黃蘗。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叫云。救火。救火。
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到茱萸。執主丈。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什麼。
師曰。探水。
萸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師以丈倚壁便行。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庭前栢樹子。
後法眼問覺鐵觜。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
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
峯曰。瞪目不見底。
曰。飲者如何。
曰。不從口入。
師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
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苦。
曰。飲者如何。
曰。死。
僧舉似雪峯。峯遙望作禮曰。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
嚴陽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師曰。放下著。
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
曰。放不下。擔取去。嚴有省。

贊曰。

禪在口皮邊　　換盡衲僧眼

中南泉毒　　太虛寥廓豈強是非

死雪峯心　　古澗寒泉分明剖判

見大王不下床接　　表吾宗尊法有人

勘庵主拽下簾歸　　知王老疑著者漢

茱萸探水　　靠丈立生根

黃蘗救焚　　開門驚落膽

狗子無佛性　　露刃劒冷燄含霜

臺山勘破婆　　葛藤樁一刀截斷

覺鐵觜謂先師無此語　　費口分踈

嚴尊者問一物不將來　　全肩荷擔

架略彴。非惟度馬度驢。亘百世。援沈迷。使平步摩訶衍岸。

黃蘗斷際禪師

師嗣百丈。諱希運。閩人。初游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澗水暴漲。植杖而止。其僧牽師同度。師曰。兄自度。

彼即褰衣躡足。履波如地。回顧師曰。渡來。渡來。

師咄曰。者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

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百丈一日問師。甚處去來。

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

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作首座。一日。持鉢向南泉位坐。泉入堂見。謂師曰。首座幾時行道。

師曰。威音已前。

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師遂過第二位。

師辭。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

師曰。雖然。大千世界總在裏許。

泉曰。王老師[(口*斬)/耳]。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為。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

彌曰。用禮奚為。師掌彌。

彌曰。太麤生。

師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及宗即位。乃封為麤行沙門。裴相國諫之曰。三掌為陛下斷三際。易為斷際。

師曾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有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雙獵犬甚惡。

僧曰。尋羚羊聲來。

師曰。羚羊無聲到儞尋。

僧曰。尋羚羊跡來。

師曰。羚羊無跡到儞尋。

曰。尋羚羊蹤來。

曰。羚羊無蹤到儞尋。

曰。恁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

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儞作麼生。僧無語。

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打出。

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

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蘗。特來相見。師不顧。母為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脚攤死。後果生天。夢師曰。我當時若受汝一粒米。當墮地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

師一日揑拳云。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裡。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

問。不消一揑時如何。

師曰。普。

裴相國捧一尊佛跪前曰。請師安名。

師喚曰。裴休休曰。諾。

師曰。與汝安名竟。

千頃南參師。師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

南曰。即今豈是有耶。

師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

南曰。非古今。

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師曰。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

贊曰。

麤行沙門　　略無拘撿
掌大唐天子　　面似血紅
打臨濟廝兒　　棒如雨點
大雄山下突出虎　　未具爪牙
大義渡頭擷殺娘　　不分恩怨
在威音已前行道爭坐位　　平地喫交
聞百丈三日耳聾驚吐舌　　和根翻轉
羚羊絕蹤跡　　軒知獵犬難尋
澗水漲波濤　　却被胡僧欺騙
小笠藏大千世界　　甚處著王老師
麤拳捏天下師僧　　有時通一絲線
謂千頃南法眼在汝　　剛要鬼分贓
與裴相國古佛安名　　白遭渠污染

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輕忽老僧。入地獄如箭。

睦州陳尊宿

師諱道蹤。俗姓陳。江南李王之裔。因游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歸白父母。願求出家。許之。受具。游方。契旨於黃蘗。後為四眾請住觀音寺。常百餘眾。學者咨扣。隨問遽答。詞語峻嶮。無以嬰其鋒。由是諸方以尊宿稱之。

嘗首座黃蘗。時臨濟方入眾。師目為大器。指見蘗問佛法大旨。蘗三度賜棒。

雲門初參師。師扃門拶折雲脚。乃云。秦時[車*度]轢鑽。雲大悟。仍指見雪峰。

師後歸開元。以母老無親。奉居閑房。日織蒲鞋。鬻米供奉。故號陳蒲鞋。巢寇至境。師標大履於城門。巢盡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

師問座主。講什麼經。

曰。涅槃經。

曰。問一段義。得麼。

曰。得。

師以脚踢空中。吹一吹。曰。是什麼義。

曰。經中無此義。

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有一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才罔測。

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僧參次。師問。汝是新到否。

曰。是。

曰。且放下葛藤。會麼。

曰。不會。

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去。

師曰。來。來。我實問汝甚處來。

曰。江西。

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儞亂道。見麼。僧無語。

師應機多云擔板漢。門牆嶮峻。少有許可。後接陳操尚書一人。

贊曰。

者漢一生擔板　　肯被它人移換
斷佛祖命脉　　不假鉛刀
換衲僧眼睛　　只消泥彈
指臨濟參黃蘗　　生虵入竹筒
接雲門嗣雪峰　　烏龜生鵠卵
五百力士揭石義　　將脚尖虚處踢翻
二十四家破體書　　以主丈空中點看
叱新到放下江西爛葛藤
沒巴鼻抛出秦時[車*度]轢鑽
閑房養母　　破蒲鞋能直幾文錢
古寺藏身　　潑家私當甚破漆椀
當門懸大履　　虚得聖人名
分座振頽綱　　瞎却人天眼

氣衝牛斗薄諸方。將死雀就地彈。用盡機關。末後只接得箇俗漢。

德山見性禪師

師諱宣鑑。嗣龍潭。簡州人。性周氏。初講金剛經。名冠成都。時稱周金剛。嘗與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

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破其窟宅。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負青龍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

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

曰。青龍疏鈔。

曰。講何經。

曰。金剛經。

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徑往龍潭。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

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對。遂止息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

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接得。潭便吹滅。師大悟。便禮拜。

潭曰。子見箇什麼。

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至來日。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不顧。

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不。

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

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師一日齋遲。自托鉢過堂。時雪峰為典座。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甚處去。師便歸方丈。

峰舉似岩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

師聞。令侍者請巖至。謂曰。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啟其意。

次日上堂。便與尋常不同。巖於僧堂前撫掌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雖然。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示眾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妄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無所益。

雪峯問師。從上宗乘事。某甲還有分也無。

師曰。道甚麼。峯有省。

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

師曰。作麼。作麼廓曰。剌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師休去。

來日浴出。廓度湯與師。師撫背云。昨日公案如何。

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休去。

師一日同瓦棺入山斫木。師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便喫。師曰。會麼。

棺曰。不會。

師又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又喫。師曰。會麼。

棺曰。不會。

師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

棺曰。不會。又成褫箇什麼。

師曰。子大似箇鐵橛。

師隔江見高亭云。不審。師乃搖扇招之。高亭開悟。便橫趂而去。

師凡住院。拆却佛殿。獨存法堂而已。

贊曰。

擔鈔走南方　　擔滅諸魔子
逢臭老婆點出三心
看小當仁啞無一語
龍潭吹滅紙燭　　破蕩家財
德嶠盤結草菴　　呵罵佛祖
到溈山背著草鞋出　　活弄目前機
問巖頭不肯老僧那　　會得末後句
虛而靈空而妙　　逢人拋擲爛泥團
毛吞海芥投針　　對眾拗折金剛杵
鱉鼻蛇毒因宗乘車入心
飛龍馬驟向作麼中馳步
斫木要瓦棺成褫便休
搖扇喜高亭橫趂而去

誠所謂拆佛殿。咬猪狗。不近人情底老尊慈。想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庠底座主。

巖頭豁禪師

師諱全𪓐。嗣德山。泉州人。姓柯氏。一日參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

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𪓐公。大難承當。

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次。見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

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而去。

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處去。

師曰。暫離和尚去。

山曰。子他後作麼生。

師曰。不忘和尚。

曰。子憑何有此說。

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

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師在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

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

一日。因婆子抱一子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

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師後菴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集。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

上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

時有僧出作禮云。請和尚為眾舉。

師遂云。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段義。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

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

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對。

羅山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

霜曰。直須盡却。

山不愜意。乃參師。問同前語。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遂服膺。

一日。又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

曰。是。
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不肯德山。
曰。是。
曰。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虧缺。
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禮拜。
師問僧。甚處來。
曰。西京來。
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
曰。收得。
師近前引頸云。[口@力]。
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
曰。巖頭來。
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打三十棒趁出。
僧問。如何是道。
曰。破草鞋拋向湖邊著。
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
曰。小魚吞大魚。
曰。掛後如何。
曰。後園驢喫草。
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
師云。動也。
曰。動時如何。
曰。不是本常理。巖沈思師曰。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巖於言下頓悟。
後凡有問佛．問法．問禪．問道。皆作噓聲。
一日。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叫一聲了去。
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剸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聞數十里。唐光啟三年四月八也。
贊曰。
智過師　　誰信儞
遭一喝大難承當　　用一噓全沒巴鼻
橫點頭三十載　　謂洞山佛無光
撾塗毒一兩聲　　聽韓信臨朝底
舞棹洞庭湖畔　　引臭老婆拋却兒

阻雪鰲山店頭　　呵魔頭僧去打睡
聲前古毳爛　　謾當機籌
後園驢喫草　　是何宗旨
劒從收後嬰鋒去　　錯付者僧頭
鐘未鳴時托鉢回　　密啟先師意
問大道端倪處　　急須颺下草鞋
與同行共話閒　　可惜踢翻椀水
謂羅山從他去住　　未有不寧時
肯瑞巖未脫根塵　　不是本常理

生平脫洒。視生死如游戲園林。末後大叫一聲。聞數十里。

雪峯真覺禪師

師諱義存。泉州曾氏子。出嶺。首謁鹽官。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遂悟於言下。

師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

師云。歸嶺去。

山云。當時從甚路出。

師云。飛猿嶺出。

山云。今從甚路去。

師云。飛猿嶺去。

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

師云。不識。

山云。為甚麼不識。

師云。他無面目。

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師同巖頭到澧州鰲山店。阻雪。頭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巖曰。師兄。起來。

巖曰。作麼。

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佗帶累。師兄如今又只管打睡。

巖喝云。噇眠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

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

巖曰。將謂儞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者箇語話。

師曰。我實未穩在。

巖曰。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儞證明。不是處與儞剗却。

師曰。我初到鹽官。聞舉色空義。得箇入處。

巖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

師曰。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

岩曰。若恁麼。自救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

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師曰。如何即是。

巖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

師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師行脚時。參烏石觀。纔敲門。觀問。誰。

曰。鳳凰兒。

曰。來作麼。

曰。來啗老觀觀便開門搦住曰。道。道。師擬議。觀托開。閉却門。

師住院後。示眾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儞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上堂。南山有一条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

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僧云。和尚作麼生。

沙云。用南山作麼。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玄沙一日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輥出。沙作斫碑勢。

師曰。儞親在靈山。方得如此。

沙曰。也是自家事。

閩帥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

師以手托地曰。輕打我。

師象骨巖接人。後欲往松山建寺安眾。問大師借庵基。尼不肯。因與坐禪。約曰。未滿七日出定者輸。尼至六日開眼。師遂奪其基建寺。

師親書碑於磨院。云。山前竟日無狼虎。磨下終年絕雀兒。至今虎雀絕無。

贊曰。

得處頗辛勤　　用時無巧妙

入飛猿嶺不識一人

生蠱毒鄉寧無少過

焦磚打著連底凍　　就德山點發不假多談
赤眼撞著火柴頭　　與巖頭同行只消一箇
鰲山店頭成道　　半夜發狂
象骨巖下跺跟　　全身放倒
圓木毬輥出　　玄沙火急作牌
鱉鼻蛇攛來　　雲門郎忙打草
開門輕擬議　　被老觀搦住非鳳凰兒
打鼓普請看　　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
千七百人善知識　　盡從杓頭上舀來
五六十里雪峯山　　只向蒲團頭奪了
松山小塔卵石子　　亂疊幾層
古澗寒泉牛蹄渦　　能深多少
山前竟日無狼子　　且聽老僧行
磨下終年絕雀兒　　不愁齋米耗
一生受大王供養。何以報恩。
手托地疾呼。輕打我輕打我。

五家正宗贊卷第一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師諱義玄。曹州邢氏子。初在黃蘗隨眾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因上方丈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黃蘗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座曰。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且往諸方去。

座曰。汝須辭和尚始得。座却往堂頭。告曰。問話僧雖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方便接取。

來日上辭。蘗令往高安參大愚。師到大愚。愚問。甚處來。

曰。黃蘗來。

曰。黃蘗有何言教。

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未審有什麼過。

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

愚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什麼道理便恁麼道。

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

師回。蘗見。便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

師曰。只為老婆心切。

蘗曰。大愚饒舌。待見。痛與一頓。

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

蘗曰。者風顛漢却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蘗令參堂去。

徑山五百眾。每日行道念觀音。無一人參請。山作書與蘗。具言其事。蘗令師去。師到徑山。裝腰直上法堂。山纔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山。適來者僧有甚言句便喝和尚。

山云。者僧從黃蘗來。儞要知。自去問他。是時五百眾太半分散。

洛浦為侍者。不契。辭去。師後云。可中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淹殺誰家蹩甕裏。

師臨終時云。吾滅後。汝等勿得滅吾正法眼藏。

三聖曰。爭敢滅和尚正法眼藏。

師曰。向後忽有人問。汝向伊道什麼。聖便喝。

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贊曰。

廣廈梁　　清廟器
刮霜面　　冷燄逼人
伏獸威　　腥風捲地
見睦州始學跳籬驀牆
掌黃蘖便解攙行奪市
報冤六十棒　　向大愚肋下築拳
喝散五百僧　　使徑山胸中短氣
展三玄戈甲　　遍地髑髏寒
示四種科揀　　平地波濤起
炎天飛雪雹　　單明向上機籌
赤脚驟氷稜　　自是一般標致
惜正法眼藏　　滅向三聖瞎驢邊
知赤梢鯉魚　　淹殺誰家蘆甕裏
贊之者拔舌泥犂
毀之者洋銅沸屎

遺風餘烈。繼百世猶有存焉。求鸞膠續絃。則遠之遠矣。

興化獎禪師

師諱存獎。魏州人。初見臨濟。濟令師為侍者。濟問新到。甚處來。

曰。鑾城。

曰。有事相借問。得麼。

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覔箇不會人難得。參堂去。

師問。適來新到是成褫伊那。

濟曰。我誰管儞成褫不成褫。

師曰。和尚即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

濟曰。儞又作麼生。

師曰。請和尚作新到。

濟遂曰。新戒不會。

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濟曰。儞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

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儞出得語。又喝起。向青雲裏打。

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

師後到三聖。請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

聖聞得。問曰。儞具什麼眼。師便喝。

聖曰。須是儞始得。

大覺聞。乃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

師後到大覺。請為院主。一日。覺喚曰。我聞儞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儞具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

次日。師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不疑儞昨日兩喝。儞試說看。

師曰。我於三聖師兄處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

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蘗處喫棒底道理。

後開堂拈香云。此一炷香。若為三聖。三聖為我太孤。若為大覺。大覺為我太賒。不如供養我臨濟先師。

雲居住三峯時。師問曰。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

師曰。想和尚答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

後二十年。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

後遣化主到師處。師曰。和尚住三峯時。老僧問伊話。答不得。如今道得也未。

主舉前話。師曰。興化則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僧問師曰。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作禮。

師曰。興化今日赴箇村齋。中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庸裏避得過。

示眾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饒儞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蘇息起來。欸欸地向儞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儞諸人。在虛空裏胡喝作什麼。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為唱導之師。

賓曰。不入者保社。

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

賓曰。總不恁麼。

師便打。乃白眾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仍不得喫飯。即趕出院。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云。儞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堂。

時有僧問。者僧有甚觸忤和尚。

師云。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寶。也有照。也有用。及乎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

僧問。寶劒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

師曰。不借。

曰。為什麼不借。

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

曰。用者如何。

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同光帝問師。朕收中原獲一寶。未有人酬價。

師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幞頭脚示之。

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帝大悅。賜衣．號。不受。乃賜馬。師驟馬忽驚。墜地傷足。憑枴子行。問僧曰。還識老僧否。

曰。爭得不識和尚。

師曰[跳-兆+戾]。脚法師說得行不得。

贊曰。

臨濟的兒　　三聖首座
熱喝似雷奔
麤膽如天大
皮下無血　　見大覺喫痛棒薦得先師
板齒生毛　　到雲居借一問以為影草
赴村齋遇暴風卒雨　　古廟裏誰云躡得渾身
向南方探虎穴魔宮　　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
揚聲止喝　　紫羅帳裡撒明月珠
有眼無筋　　幞頭脚邊辨君王寶
勘同行將手橫面門兩上　　死伎已窮
打克賓出院罰饌飯一堂　　欺人不少
借寶劒當場看　　光射斗窺遇生盲
將死雀就地彈　　語藏鋒功難補過

對龍顏。乘御馬。雖得一場榮[跳-兆+戾]。雙脚窮祖道。盡力行之不到。

南院顒禪師

師嗣興化。河北人。法諱慧顒。俗名寶應。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

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曰。此未是學人問處。

曰。汝問處作麼生。

曰。失。師便打。僧不肯。

示眾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

師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師云。儞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院。

僧問。二王相見時如何。

曰。十字街頭吹尺八。

又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

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

曰。和尚又作麼生。

曰。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

師問僧。近離甚處。

曰。襄州。

曰。是什麼物恁麼來。

曰。和尚試道看曰。適來禮拜底。

曰。錯。

曰。禮拜底錯箇什麼。

曰。再犯不容。

曰。三十年弄馬騎。今被驢撲。瞎漢。參堂去。

僧問。人逢碧眼時如何。

曰。鬼爭漆桶。

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

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去也。

曰。斬草蛇頭落。

僧問。瞥喜瞥嗔時如何。

曰。傾湫倒嶽。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

曰。七花八裂。

曰。如何是塔中人。

曰。頭不梳。面不洗。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曰。黃尚書．李僕射。

曰。意旨如何。

曰。牛頭向北馬頭南。

師問僧。近離甚處。

曰。龍興。

曰。發足莫離葉縣也無。僧便喝。

曰。好好問汝。又發惡作麼。

僧曰。喚作惡發。得麼。

師却喝曰。儞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儞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

贊曰。

一語定綱宗　　作家不啐啄

興化的子　　氷蘖胸懷

臨濟親孫　　麟龍頭角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掀禪床棒打瞎驢

十字街頭相見二王　　吹尺八聲亂雅樂

諸聖甚處去　　謾云入地獄不上天堂

何物恁麼來　　灼然弄馬騎今被驢撲

一機一境　　換斗移星

瞥喜瞥嗔　　傾湫倒嶽

頭不梳面不洗　　塔中人描畫未全真

馬向北牛向南　　祖教意摶量俱是錯

從游老作　　與廓侍者一再同參

弄出小家　　隨龍興僧遞相發惡

殫千聖眼。擬賔蹤由。白日青天。風雷雨雹。

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初遊講肆。習止觀。弃去。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

曰。自離東來。

曰。還過小江也無。

曰。大舸獨飋空。小江無可濟。

曰。鏡水秦山。烏飛不度。且莫道聽途說。

曰。滄溟尚怯艨[舟*侖]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云。爭奈者箇何。

曰。者箇是什麼。

曰。果然不識。

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

曰。杓卜聽虗聲。熟睡饒嚕語。

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曰。赦罪放愆。速須出去。

曰。出去即得。便去。

北遊襄沔。依止華嚴。嚴問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梨和。

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慮都。

後見南院。院問師。南方一棒作麼商量。

曰。作奇特商量。却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

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悟。出世風穴。嗣南院。

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示眾云。若是上流。各有證據者。略赴箇程限。未證據者。各自英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

郢州牧請就衙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

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馬*展]泥沙。

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

陂擬議。師打一拂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

牧主曰。佛法與王法一般。

師曰。見什麼。

主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

曰。如何不是佛。

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

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僧問。有無俱無去時如何。

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曰。嘗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贊曰。

卯金刀　　真跳竈
習天台止觀　　幼泳蹄涔
究少室單傳　　直趨閫奧
棒下無生忍　　中南院毒苦入心
杓卜聽虗聲　　抗鏡清理能伏豹
芻犬吠明木雞啼夜　　調古曲音韻不成
老鶴翥翼病馬追風　　話家風狼藉不少
管窺生滅處　　爆龜紋鈍兆未分明
蠡測祖師心　　鐵牛機去住難印破
近海扶桑最先照　　直指事要且瞞盰
遠村梅樹觜盧都　　牧牛歌難為賡和
有無俱坐斷　　一家愁閉雨中門
語默涉離微　　三月亂啼花下鳥

玄中玄。妙中妙。瀟洒浙僧。更無兩箇。

首山念禪師

師嗣風穴。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

真曰。鶉鳩樹上啼。

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却。

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

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

兆曰。我曾親見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

曰。草賊大敗。

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

師回。先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儞收下一員草賊。

曰。好手不彰名。

兆次日纔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因此名著。

師示眾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燈相續不斷。大眾。且道續箇什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

時有僧出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日。

曰。墮坑落塹。

曰。為什麼如此。

曰。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

曰。如何是佛法大意。

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上堂曰。若論此事。實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

曰。驢鳴犬吠。

曰。如何是佛。

曰。新婦騎驢阿家牽。

曰。未審此語甚句中收。

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

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上堂曰。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下薦得。自救不了。

僧問。如何是徑截一路。

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

問。從上諸聖向甚處行履。

曰。牽犁拽杷。

問。如何是道。

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

如何是道中人。

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

贊曰。

戲海蒼龍　　空群良馬
喫鳥喙藥　　和骨換來

將止啼金　　盡情拋舍
動容揚古路　　被風穴掘窖深埋
好手不彰名　　將白兆和贓捉敗
潑家風郎當不少　　千江口萬峯前
徑截路迂回轉多　　或山間或樹下
和音勃窣瞎　　推靈山一會落塹墮坑
惡毒未忘懷　　驅從上諸聖牽犁拽杷
驢鳴犬吠梵音相　　誰敢願聞
地久天長真佛身　　保未徹在

雖將三句驗天下衲僧。我且問儞。新婦騎驢阿家牽。是阿語話。

汾陽昭禪師

師諱善昭。太原人。俗姓俞。初謁首山。遇上堂。出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

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示眾。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時。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儞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儞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儞又作麼生湊泊。

示眾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

曰。汝是行脚僧。

如何是辨衲僧句。

曰。西方日出卯。

如何是正令行句。

曰。千里持來呈舊面。

如何是定乾坤句。

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亦無嗔。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曰。合掌庵前問世尊。

如何是賓中主。

曰。對面無儔侶。

如何是主中賓。

曰。陳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

如何是主中主。

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曰。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處。

曰。陜府灌鐵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曰。西河弄師子。

北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

師記以偈曰。

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

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

贊曰。

孤高絕世　　靜退離倫

寶鼎芝房清廟之瑞

瑤林瓊樹滄海之珍

大象經行絕狐蹤　　頓明言外旨

吹毛拔出攪龍門　　誰識主中賓

發箭鋒機　　三玄門擊開有照有用

立乾坤句　　長粳米喫著無喜無嗔

西河弄師子大欠爪牙　　道親切不親切

陜府灌鐵牛用盡氣力　　要轉身難轉身

賊機關謂千聖不知　　辨衲僧有三訣

鬼脚跡被胡僧覷破　　成大器只六人

與葉縣過從　　同坑無異土

逐慈明怒罵　　餿飯祭閑神

電捲風旋。參七十二員善知識。到拖泥帶水處。最苦是十智同真。

葉縣省禪師

師嗣首山。諱歸省。冀州賈氏子。師到首山。山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什麼。

師掣竹篦拗作兩截。擲地曰。是什麼。

山曰。瞎。師便作禮僧問。法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

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

僧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

曰。眉分八字。

曰。未審意旨如何。

曰。雙耳垂肩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

曰。廁坑籌子。

問。如何是毗盧主。

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問。如何是深深處。

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曰。莫便是也無。

曰。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示眾云。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界。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眾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

師面目嚴冷。眾所敬畏。天衣懷．浮山遠二人至。欲求住。正值雪寒。師將水灌且過。其餘皆怒去。唯二人整衣得坐。至晚。師到。呵曰。儞更不去。我打儞。

遠近前曰。某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不去。

師笑曰。儞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

續請遠充典座。事見武庫。茲不具載。

贊曰。

項鐵重千斤　　倔強無人敵
分首山活業自支撑
將臨濟家私盡狼藉
清淨身　　廁籌子倒用橫拈
觸背機　　潑竹篦胡拋亂擲
高祖殿前樊噲怒　　把宗風凌辱太多
維摩丈室日月明　　當意旨人信不及
毗盧師法身主彊分疎　　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起屍德歃血功錯註解　　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黃蘗肚腸霜冷面　　潑天衣凍使成氷

煉銅肝膽鐵為心　　逼浮山走得上壁

沒巴鼻弄出惡情。悰活人句。殺人刀。晴空裏轟箇霹靂。

浮山圓鑒禪師

師諱法遠。號圓鑒。嗣葉縣。鄭州人。王氏子。上堂云。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圓伊三點。何故。一隻眼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眼大地全該。十方通暢。一隻眼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如是。若是本色衲僧。驀路相逢。別具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良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五祖演和尚遊方參師。師曰。子來晚。吾老矣。可依白雲。吾雖未識。見渠頌臨濟三頓棒話。甚諦當。演遂往見雲。得旨。

師接青華嚴。以所授大陽衣履付之。令續洞上宗。偈曰。

須彌立太虛。日月附而轉。

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

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輾。

初。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見師。未有以異之。因與客碁。師坐旁。公收碁。請師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上堂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即往往失粘。心麤乃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踰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加嘆久之。

師退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麼。若也見得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為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去之。

師少時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人入蜀。見香林遠和尚。於水晶宮探雲門宗旨。幾遭橫逆。以智得脫。眾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師晚年得資侍者。甚喜之。凡接人皆委資矣。

贊曰。

活衲僧　　只一箇

口餓時將佛祖吞　　脚到處把叢林攪

鳴蟄龍匣吹毛劒　　威行萬國之中

出老蚌胎明月珠　　光透八紘之表

指老東山奪白雲正傳之印　　己不欲施於人

逼青華嚴受明安密付之衣　　殃及儞過在我
神仙一局碁密排盤裏　　機路上衝關
摩醯三隻眼豎亞頂門　　髑髏前失照
探雲門宗旨　　破草鞋蹈斷蜀山雲
苦葉縣家風　　竊鑰匙擅開香積鎖
深秋簾幙千家雨　　三世諸佛未許揶揄
落日樓臺一笛風　　白牯狸奴討甚分曉
橫拖九帶　　葛藤窠裏出頭來
休罷萬機　　會聖巖中高枕臥

少時落賴。贏得錄公名。年老成魔。引資侍者全身入草。

慈明圓禪師

師諱楚圓。嗣汾陽。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母賢。令出家。與谷泉．瑯瑯等見汾陽。悟旨後。同大愚數輩辭陽。相讓不肯為參頭。陽示偈曰。

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

將軍疋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鬧啾啾。

師曰。某甲何人。敢當此記剋。遂為首。

辭去後。住福嚴。黃龍見師。以氣自負。師痛叱之。舉趙州勘婆話問龍。龍無對。至數日方省。呈頌曰。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為讎。

仍於掌中書有字。師見。謂曰。好則好矣。中有一字不是。龍遂開掌示之。師印可。

楊岐參次。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

師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岐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便喝。

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

師見泉大道來。問曰。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師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泉便推師就坐。師作虎聲。

泉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方遇作家。

時真點胸為善侍者。折難自金鑾還。師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

真曰。大事未透脫耳。

師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

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詬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解。

真曰。願為決之。

師曰。汝問我。

真理前話。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

師因同人至。上堂曰。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

楊．李二公與師為法友。問答見師本傳。

贊曰。

未出母胎時　　已具超方志
厭儒冠弃東魯書　　入祖室扣西來意
隨緣放曠　　千尋浪戲容吞舟之魚
大智洞明　　九曲珠穿賴引絲之蟻
竄身軍伍　　見汾陽於塞草叢中
勘證老婆　　烹黃龍於南金爐裏
骨董箱荷斯文重寄　　一縷繫千鈞
將軍馬展城畔戈矛　　隻身嬰萬騎
深村荒草　　與楊岐同轍不同途
野火古墳　　聽谷泉自倒還自起
鷹搏嶽頂　　殺氣蒸雲
虎踞霜華　　腥風捲地
掃癡兒狂見解　　有波心月無嶺頭雲
謝同人訪寂寥　　燒洞中樵煑山上水

祖庭秋晚。尋思要公侯捍城。且擒下楊翰林．李都尉。

楊岐會禪師

師諱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慈明住南原時。師往參依。及遷石霜。師俱自請作監寺。明飯罷必山行。師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眾。明遽還曰。作什麼。

師曰。晚參。明遂示眾。叢林因號晚參。

後出世。纔陞座。僧便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

師云。不信道。僧撫掌歸眾。

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曰。莫只者便是麼。

師云。湖南長老。

示眾罷。下座。九峯勤把住曰。且喜得箇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

曰。楊岐牽犁。九峯拽杷。

曰。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

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

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

慶舟峯贊師曰。會如玉人治璠璵。碔砆棄耳。故光明盛大。克世其家者。蓋碧落碑無贋本。

贊曰。

神機頴悟　　逸氣軒渠
問道引亂峯喃喃幽鳥
垂鈎釣衝浪鱍鱍游魚
逼慈明晚參　　褰裳撾鼓
與九峯合伴　　拽杷扶犂
跨三脚驢　　驟步蹈象龍之頂
住單丁院　　滿床撒氷雪之珠
栗棘蓬要白雲端吞吐
折脚鐺付保寧勇提持
斤削鏗鏘　　擬匠石之去墁堊
鉗鎚妙密　　如玉人之治璠璵

故少室單傳全歸掌握。視後人不揣竊衣沽譽。得不愧於師乎。

黃龍南禪師

師諱慧南。嗣慈明。信州章氏子。懷玉山受度。初受泐潭印證。領徒遊方。以氣自負。偶會雲峯悅。同游西山。夜話間。因問泐潭所授之旨。師言其要。悅曰。泐潭所授。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煆即流矣。公欲決明此事。須見慈明始得。師怒以枕投之。悅不與語。

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令我見明。縱有所得。於悅何有。

黎明遂行。至中路。聞慈明不事事。遂不往。寓止福嚴。賢命師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明繼之。

師曰。悅令我見渠。今坐此以待。

明至。望見。心容俱肅。及晚參。痛叱諸方邪解。師乃曰。大丈夫為此事求決擇。豈可置疑胸中。懷香求指示。

明曰。書記領徒行脚。有事可坐而商確。令侍者進榻。師固辭。

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

師曰。合喫。

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喫。從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師面熱汗下。後乃悟旨。

師住黃龍。以佛手．驢脚．生緣勘驗學者。號黃龍三關。角虎慈明也。人贊曰。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

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之。則人莫不按劒而視之。

贊曰。

懷玉山受經　　故紙堆鑽出
塞天地壯膽氣冲冲
滿江湖匾頭名藉藉
擲枕子打雲峯悅　　恠汞銀入煆即流
指胸次扣慈明圓　　愧痛棒聞聲合喫
與會監寺栗棘蓬　　十載同參
搭澄散聖冬瓜印　　半生受屈
坐通衢而鬻物　　遺簪墮珥探之意消
立三關以驗人　　佛手驢脚近之魂失
奪角虎眼　　光搖百步之威
奮黃龍鼻　　衝起九囹之蟄

夫是之謂臨濟克世其家。照古照今兮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寶覺心禪師

師諱祖心。嗣黃龍。南雄人。姓鄔氏。幼習儒業。年十九亡目。母禱之。復明。出家獻詩得度。初謁雪峯。留三年。次依黃龍四年。無入處。一日。傾湯沃手有省。而機未發。

後止石霜。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頓見二師睡手處。

後龍入滅。師繼住持。室中多舉拳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眾少有契者。

張無盡見師。有頌曰。

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

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大慧云。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

靈源贊云。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

魯直聞而笑曰。無盡言靈犀一點。此藞苴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

山谷參師次。問曰。夫子道。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何。谷屢說。皆不許。

一日。偶同閑行。天香滿院。師問谷曰。還聞桂花香乎。

谷曰。聞。

師曰。吾無隱乎爾。谷遂有省。

死心參次。師舉拳頭話令參。經二年。方得旨。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師患之。與語至銳處。師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乎。

心窘。乃曰。某甲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

師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

心趨出。默坐下板。會知事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趨見師。忘納一履。即自謂曰。天下人皆是學得底。某是悟得底。

師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

草堂參次。師舉風幡話問堂。逈無入處。時有猫在旁。師因指曰。子見彼欲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諸根順向。首尾一直。舉無不中。子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堂於言下大悟。

靈源參師。因[門@免]玄沙語。倦而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大悟。以告師。師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

山谷曰。黃龍子孫。若揭日月。又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贊曰。

本色住山翁　　一拳分背觸
通方眼[翟*欠]瞎又重明
充棟書弃捐無再續
窮斷臂安心密傳之旨　　赤手沃湯
透佛手驢脚嶮布之關　　峻機嚙鏃
活埋山谷了　　巖前桂香散邇遐

親見多福來　　庭際竹莖分斜曲
塵飛天翳難掃去　　閑骨董切忌礙膺
猫捕鼠巧盡拙生　　窮伎倆誰能揑目
從緣入無失　　殺靈源鈍鐵勝吹毛
選佛得甲科　　藥死心砒霜未是毒
缺冷照午夜碧潭之月　　玉斧巧修成
斷清彈陽春白雪之絃　　鸞膠親接續

黃龍子孫。若揭日月。難以數知。眾角雖多。得此一麟儘足。

白雲端禪師

師諱守端。衡州葛氏子。依茶陵郁山主刉度。初見楊岐。岐問曰。聞汝受業師過橋喫擷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師即誦曰。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岐大笑起去。師愕然。終夕不寐。詰旦。復咨之。岐云。子見昨日打夜狐麼。

曰。見。

岐曰。汝一籌不及渠。

師大駭曰。何謂。

岐曰。他愛人笑。儞怕人咲。師有省。

後出世。受岐衣。傳于子孫。示眾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南嶽說箇什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儞兩箇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箇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

示眾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未嘗容易舞三臺。

郭功甫見師。問曰。牛純乎。

曰。純矣。師叱之。甫拱而立。

師曰。純乎。純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仍贈偈曰。

牛來山中。水足草足。

牛出山去。東觸西觸。

又上堂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土。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甫有省。

師頌臨濟三頓棒曰。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浮山聞得大喜。指五祖見師。祖到。問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師令祖作磨頭。人是非祖。師喚祖問。祖曰。然。師掌之令退。

祖曰。候結筭。

次日到方丈。某甲有與婦人買酒肉錢。剩得三百貫。送還常住。師大驚。始信謗也。

保寧二上足處凝．處清參師。凝為侍者。師有膈氣病。凝常煨蘆菔以備不時之需。

師作傅大士講經因緣偈曰。

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

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謂凝曰。努底是什麼。此一句乃為凝說老婆禪。

凝住天柱。清住太平。有機辯。五祖畏敬之。清謂凝曰。吾弟禪乃是為老和尚煨芦菔換得底。叢林傳為口實。

贊曰。

弱冠尋師　　早年住院
得處沒瘢痕　　用時無汙染
勦除魔壘　　袖中藏雪刃光焰焰生
勘辦衲僧　　水上捺胡芦機轆轆轉
吞栗棘塞斷娘生口　　懷楊岐毒恨卒難消
舉青氈還與舊主翁　　知圓通客情不易遣
拋金鈎九江曲　　可憐生認鱉為鯨
開飯店白雲深　　放慕顧和麩糶麪
葛藤窠裏　　斥三箇漢說南嶽天台
毛孔汗中　　指一莖草現瓊樓玉殿
跨瞎驢蹈斷溪橋去　　被村山主掩彩多年
叱白牛安眠露地休　　喜窮官人打成一片
頌臨濟三頓棒　　少遇知音
投摩尼五色珠　　多逢按劒

買酒肉餘剩錢物　　信演闍梨遭謗無根
煨芦菔換得底禪　　使凝侍者慚惶滿面

最無端是受他人屈眴之衣。致萬古叢林惡風相扇。

保寧勇禪師

師諱仁勇。四明竺氏子。少習天竺教。更衣謁雪竇。竇熟視之。呵曰。央庠座主。

師氣不平。發憤下山。望雪竇山大展三拜。誓曰。我此生行脚參禪。名不過如雪竇。斷不歸鄉。徑往見楊岐。悟旨。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師言。

師呈雲蓋顒頌云。

拈將椰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颯生。

北斗柄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

上堂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眾。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

立春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花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鷺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颯颯飁飁。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牧童頌曰西風浩浩楚天秋。索寞無人野渡頭。

沙鳥晚來俱散盡。鳴咿歸去倒騎牛。

答陳遷秀才曰。胡孫兒子最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懊惱不知能要相。有時來我頂頭行。

贊曰。

家四明　　住保寧
鬼眼睛逢人拈弄　　窮伎倆到處旋呈
棒打春牛　　深覆雪花難可辨
杖挑北斗　　大唐人眼直須盲
曉枕上幽鳥吟殘　　折梨花一佩兩佩
野渡頭沙禽散盡　　聽鳴咿三聲四聲
指達磨老臊胡　　著草鞋從他肚裏過
罵陳遷胡孫子　　能要相來我頂[寧*頁]行
杜撰巡官　　花甲子指輪上一時亂了
央庠座主　　天台教脚跟下十字縱橫

行闊步與雪竇高蹤並駕
奮空拳把楊岐破屋支撑
水銀無假。阿魏無真。無人過價。打與會兄。

真淨文禪師

師諱克文。嗣黃龍。關西鄭氏子。師在溈山。夜間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師有省。

以氣自負。諸方目為飽參。少有嬰其鋒者。聞積翠道喧宇宙。徑往見之。凡入室下語。翠皆不許。師怒發。乃曰。我自有悟處。渠不識我語。遂行至翠巖。見順和尚。

順問。甚處來。

曰。積翠。

順曰。甚處人。

曰。關西。

順曰。汝師是誰。

曰。北塔。

順聞乃哭。師問其故。順曰。昔訥師叔久參渠。不會渠說話。及某參得禪。欲見渠。渠已死。乃問。還識新黃蘗否。

曰。識。

順曰。如何。

曰。甚好。

順曰。渠下得一轉語便住黃蘗。佛法未夢見在。

師於言下頓見積翠用處。因悔。欲再見。不能得。遂白順。順曰。何妨。我當作書與積翠。令子歸。

師遂回積翠。翠見。便問。甚處來。

師曰。翠巖。

翠曰。賴遇老僧不在。

師曰。甚處去。

翠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

師曰。某甲得恁麼自在。

翠曰脚下鞋甚處得來。

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

翠曰。何曾得自在。

師曰。何曾不自在。翠駭之。

兜率悅在道吾首眾。一日。領數衲子謁雲蓋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盡知所蘊。智乃笑。悅求入室。智問。曾見洞山文和尚否。

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屎臭氣。有甚長處。

智曰。首座但向屎臭氣處參取。悅從教。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要旨。

佛眼辭五祖。至歸宗參師。後祖謂圓悟曰。真淨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祇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有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

踰年。復還祖山。眾請秉拂。却說心說性。祖曰。遠兄如此說禪也。莫管他。

無盡見兜率。舉清素侍者末後句事。逮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師輒怒曰。是何嘔血禿丁。脫空謾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無盡居荊溪。覺範往見之。盡與語曰。惜乎真淨不知此也。

範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真淨真藥現前而不能覺。

盡驚曰。果有此耶。

曰。疑則別參。盡於言下頓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東山。

一日。得師提唱。讀之甚喜。謂圓悟曰。慚愧。末法中有此真善知識師遊方時。與二僧偕行。至谷隱薛大頭處。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舉拳作相撲勢。

師云。不勞再勘。薛拽杖趂出。薛見石門慈照。

贊曰。

生緣關表　　穎脫儒冠
走諸方氣常自負　　窮直指心未能安
吞雲夢八九於胸中　　曾無芥蔕
漲蜀江八千於舌上　　儘有波瀾
問雙鞋子甚處得來　　積翠南激揚機路活
拖條布裙作屎臭氣　　兜率悅嗅著髑髏乾
一生弄大旗　　策元勳於龍蛇陣上
三關挫驢脚　　馳十影於驥馬群間
末後句教無盡疑則別參　　點行真藥
一轉語住黃蘗未曾夢見　　打破疑團
老東山背後贊揚　　逢人頻合掌
薛大頭面前遭喝　　無地著慚顏
鴆毛本毒　　虎體元班

妙處欲言言不及。月移花影上欄干。

五祖演禪師

師諱法演。嗣白雲。緜州鄧氏子。初在成都聽講時。舉西天外道立義問佛弟子云。菩薩成道時。神與智冥。理與境會。不分能證所證。畢竟以何為證。弟子義墮。乃不鳴鐘鼓。從後門出入。返搭袈裟。三藏至。再集外道。釋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乃伏。徵諸法師云。冷暖固可知。未審自知之理如何。眾皆杜口。

中有云。汝欲明此。須見南方明佛心宗者。

師遂南來。至興元。經時逗留。受業師聞得。乃附書曰。汝出醬甕。復入虀瓮師遂發行。至浮山。理此義問。山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乃釋疑。山因指見白雲。

師到。因問摩尼珠話大悟。作投機頌曰。

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

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雲印可之示眾云。大凡參學。如俊鶻打鷯兒。纔洎地。便飛去。若有蹲坐。即不堪。

小參有云。某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鑒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嫌直得百味具足。且道嫌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聞角。偈曰。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

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圓悟為侍者。偶陳提刑問道。師云。提刑曾讀小艷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刑不契。

悟聞得有省。師握手巡寮云。我侍者參得禪了也。

舉瓦鼓歌接無為泰。至輸玄武處。泰有省。

贊曰。

般若鋒　　智慧炬
生緣左緜蒲許村　　聽講成都大慈寺
問自知之理　　塞斷義虎咽喉
究直指之心　　輒入瞎驢行伍
如醬蟲入虀瓮　　到熟處果難忘
似俊鶻打鷯兒　　纔洎地便飛去

到白雲摵碎南泉摩尼珠
見圓鑒會得如來有密語
愛山前田地　　松竹引清風
打格外鄉談　　陽平撒白雨
鳥[木*鹽]角聲傳梅引　　暗損愁腸
鷄冠花紫染絲頭　　錯為豏子
乞兒得席　　巡寮誇侍者會禪
皓玉無瑕　　磨院同婦人歌舞
鐵酸豏百味完全　　一任活衲僧吞吐
到頭誰解知甜苦

圓悟勤禪師

師諱克勤。嗣東山。彭州駱氏子。初聽講成都。范蜀公作詩勸令行脚。有云。成都本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遂出蜀。依參東山。無入處。與佛鑑辭去。

山曰。汝到浙中。被熱病打。方憶我在。

師至金山。大病。鑑在定慧。亦病。作書相約。病愈復歸東山。前後悟旨。師一日同懃．遠侍東山。夜坐欲歸。月黑。山令各下一轉語。

懃曰。彩鳳舞丹霄。

遠曰。鐵蛇橫古路。

師曰。看脚下。

山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師後歸住昭覺。聞南堂還俗。師憶之。聞人言在城中賣香。師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看他有何言句。即記歸。

童依教。到彼便問。堂舉香云。者一包香。只賣五文童回。舉似師。師云。者漢只在。遂親勸再為僧。師舉住大隋。繼住昭覺。

大慈參次。師一日上堂。舉雲門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話。拈云。我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即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有省。後作首座秉拂。

次日。一村僧上問。昨夜首座提唱如何。師以指夾鼻一下來鼓眾大笑。

慧即上方丈辭去。師云。首座。昨夜三世諸佛被汝罵。六代祖師被汝罵。我只輕夾鼻。爾便去不得。慧不覺汗下。

師在夾山拈雪竇語。號碧巖集。三國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

金鴨者。師乃於小玉聲發明頌。石蟬。乃師示寂之時葬于錦江。

贊曰。

食牛氣宇　　翹鶴精神

范蜀公勸離濯錦繁華國

老東山詛作江南熟病人

小玉聲中　　認驢鞍橋做阿爺下頷

薰風句裏　　捉鼠黏兒當自己家親

教童子買香　　挽靜南堂珠還合浦

舉青林搬土　　放遠佛眼劒躍龍津

提唱碧巖　　拖泥帶水

作興昭覺　　戛玉鏗金

看脚下　　已受滅宗之記

夾鼻頭　　寧無舐犢之心

金鴨香消　　醉扶歸笙歌叢裏

石蟬花發　　笑經行錦繡江濵

天祐斯文。生孫仲謀於臨濟十一世。縱景升諸郎龍馳虎驟。難尾於芳塵。

南堂靜禪師

師諱元靜。嗣五祖。閬州人。姓趙氏。師在祖塔。祖舉即心即佛．睦州擔板．南泉斬貓．趙州狗子話編辟之。所對了無滯礙。又舉子胡狗話。答稍遲。山遽轉面曰。不是。

師曰。不是却如何。

山曰。此不是。和前面都不是。

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

山曰。看他道子胡一隻狗。上取人頭。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便云看狗。汝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了當處。

師嗜喫雞。眾惡之。山知。一日入室。師藏鷄於袖中。山舉話詰之。師袖出雞作啼聲。山乃笑師住大隋。舊有龍居方丈寢室。累代不敢近。師至欲臥。主首白。師不顧。竟去臥。見龍臥床上。師以手推曰。老畜生。留老僧半榻。就臥。及醒。龍不見。從此不來矣葉縣有一法嗣。住漢州方水。作偈示眾曰。

方水潭中鱉鼻蛇。擬心相向便揄揶。

誰人拔得蛇頭出。二百年無人下語。

師舉三句了。著語云。方水潭中鱉鼻蛇。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曰。活捉魔王鼻孔穿。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曰。白日騎牛穿市過。

愚丘靜參次。師舉香嚴枯木龍吟話。往返徵詰。靜悟。師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靜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劍。漁父栖巢。

師矍然曰。者小廝兒。珍重便行。

回石頭。世為石匠。不識字。慕出家。求人口授法華。默誦之。投師供洒掃。一日。令取石。回手執鎚擊石而誦經不輟。師謂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回愕然釋其器。禮拜求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話。

回久之鑿石。石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有悟。呈頌曰。

用盡工夫。渾無巴鼻。

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師曰。子徹矣。

復呈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盡煙塵風颯颯。

師頷之。遂為僧。後出世。嗣師。

縉雲先生作石頭語錄序。有云。五祖晚得南堂。糙暴生獰。凌跨勤遠。天遒地窄。投老大隋。回石頭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麤。一鎚便透。晚坐釣魚山中。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師超放不群。故東山創南堂以居之。因此得名。

贊曰。

出格野盤僧　　天生沒意智

活捉魔王鼻孔穿　　故將百丈叢林廢

反目睨母　　陰風如猛虎出林

村氣逼人　　白日騎黃牛入市

方水虵拔頭不出　　用盡力無計可施

子胡狗出語較遲　　和前面一齊不是

栴檀雜牛糞　　者包香只賣五文

峭壁與乖崖　　看廝兒略呈小伎

煮雞噇　　滿口腥臊

伴龍眠　　通身泥水

一鈎冷掛松稍月　　暢樺林峯幾許襟懷

教陣香飄花信風　　宴牡丹屏甚生標致

橫揮寶劒　　靜愚丘電影翻空

颺下鐵鎚　　回石頭金聲擲地

聖凡情盡。佛眼覔無蹤。恠不得蒲許鄧師翁。別起一寮安置。

佛鑒懃禪師

師諱慧懃。嗣五祖。舒州汪氏子。初參五祖。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味之。有省。以祖不印可。辭去。

後再歸。值祖上堂。一僧出問。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何不高聲問。僧再問。州曰。儞問我家風。我却識儞家風了也。師乃大悟。即上方丈求印可。

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禮拜。祖令掌翰墨。

師與圓悟語次。舉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悟徵曰。既云收得。洎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答。

次日。忽省。謂悟曰。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

初住太平。次住鍾山。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鸎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楔子。錯認山河作眼睛。

僧問。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云。鐵牛齧碎黃金草。

祖忌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遶須彌。鳥喙珊瑚樹。鯨吞麗水犀。太平基業在。千古襲楊岐。

頌達磨見梁王因緣曰。

始鳴阿閣一聲鐘。日午蒼龍睡正濃。

再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

帝基鞏固如盤石。胡僧枉費平生力。

回首少林歸去來。落花滿地春狼藉。

頌定上座參臨濟因緣曰。

掣雷之機遇趙州。為人須到結交頭。

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贊曰。

淮甸雲深　　龍眠山小

麟鳳子脫殼出來　　山川秀盡情奪了

胸中戈甲森萬騎　　氣肅秋風

舌底笙篁調五音　　語如春鳥

煑蘇臺九旬藥　　恨殺東山

鳴阿閣一聲鐘　　迷逢達磨

森羅影裏　　潑家風幾曾識得來
聲色堆頭　　祖師關何嘗透得過
單明末後句　　海鯨吞麗水之犀
親見先師來　　鐵牛齧黃金之草
為人須切　　香山子看趙州擎上幾層樓
見義勇為　　鎮海珠代仰山傾出一栲栳
室中機峻人難湊　　雲臺將盡被生擒
筆底耕深我自豐　　翰苑人專工摛藻

碧油幢下坐建太平基。到鍾山。梁寶公握手。呵呵大咲。

佛眼遠禪師

師諱清遠。嗣五祖。邛州李氏子。幼為書生。在祖會下。常以氣自負。每問祖。祖輒曰。我不會。我不如儞。又曰儞自會得好。

久無所入。乃問曰。和尚門牆高峻。某甲不能入座下。誰可親近。乞指示。

祖曰。元禮首座見處與我一般。師即扣之。

時寒。禮方近火。師陳所求。禮即引師耳行。且語曰。我不會。我不如儞。儞自會得好。

師曰。願求開發。而乃相戲。豈可為人法耶。

禮曰。儞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

師慚。急歸知客寮。夜坐沈吟間。覺寒。撥火大悟。頓見二老用處。乃曰。深深撥。有些子。生平事。只如此。遂點燈讀傳燈。至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頌曰。

忉忉幽鳥啼。披衣終夜坐。
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
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
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

圓悟聞師悟旨。五更扣門。師遂舉所得。悟云。只如青林搬土話。道鐵輪天子寰中勑。知客作麼生會。

師曰。帝釋宮中放赦書。

悟曰。且喜兄有活人句。

後雪堂頭曰。

我不會兮不如儞。堪笑千花生碓觜。
善財謾向百城遊。何曾蹈著自家底。

佛鑑頌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因緣曰。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
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師聞甚喜。悟曰。此頌一切處用得。
住龍門時。一僧被虵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被蛇咬。眾下語皆不契。
高庵悟云。果然現大人相。師頷之。
圓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有此子。東山之道未寂寥也。
師有三自省傳於世。
贊曰。
默而神　　語而當
天生骨有靈　　聖養胎無恙
業窮東魯　　忝曾就孔夫子受經
旨覔西來　　苦嘗被老東山無狀
會不會急歸打坐　　撥火覔浮漚
到未到普請喫茶　　晴甌翻雪浪
仙人手裏紅羅扇　　喜佛鑑要看底著眼宜親
帝釋宮中宣赦書　　勑青林必死人盡情踈放
龍門萬仞　　晴空轟燒尾之雷
邛水千尋　　截流產噴香之象
碓生花　　許雪堂引善財遊
虵咬僧　　聽高庵現大人相
說心說性。不用管他。寫三自省一篇。為萬古叢林參禪底榜樣。

大慧杲禪師

師諱宗杲。嗣圓悟。宣州奚氏子。初參湛堂。為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
堂曰。勤巴子甚好。我雖不識渠。子若見之。必能了大事。
後往見悟。得旨。師為堂見無盡求塔銘。龍安照書為紹介見盡。有云。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
盡曰。恁麼則某與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
師進前揖曰。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盡大笑。
師在徑山。因頌曰。
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
衲僧門下看。當甚臭皮襪。

時朝廷方作神臂弓。秦相以師與張九成竊議。大師兼以譏諷朝廷。遂竄衡州。次梅州。前後十七年。放還。再住徑山。自梅州返至福州。張參政以洋嶼延之。一夏打發十三人。龜山光為首。

趙巨濟參次。謂曰。老僧去後。若有別人教儞禪。云者箇公案如何參。那箇因緣如何會。便舀熱屎潑將去。記取。

師聞應庵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脉在此老矣。遂將正傳衣并頌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恠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

贊曰。

花木瓜　　包家虎
狐狸屏跡陰木生風
雪霜憑凌春陽煦嫗
金剛眼睛筆頭點出　　因龍安靠倒無盡翁
薰風殿閣句下活埋　　恨湛堂指見勤巴子
掀翻烏石嶺　　黑竹篦亂揎胡揮
撥亂五峯雲　　折拄杖東撑西拄
雲門揭示　　誑諄閭閻
悅老重來　　欺瞞佛祖
如猛將會相殺　　奪賊馬騎便行
有別人教儞禪　　舀熱屎潑將去
貶竄衡梅十七載　　臭皮襪香透梵天
伸冤洋嶼十三人　　塗毒鼓聲喧寰宇

不將佛法當人情。把楊岐正傳衣分付金輪華姪處。法王法令合如此。

虎丘隆禪師

師諱紹隆。嗣圓悟。和州人也。初見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閱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且使人發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去見悟。

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

曰。見。

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悟。

悟叱曰。見箇什麼。

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

後為藏主。人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

悟曰。睡虎也。

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雨打不著。點檢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蹈著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畫云。路逢死蚍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

曰。和泥合水。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曰。截斷草鞋跟。

有云。慕道如渴驥奔泉。應機似怒猊抉石。

有云。醯雞處甕中。自得其樂。費長房每見一先生懸壺於肆上。長房謁之。遂同入壺中。乃真神仙境也。

贊曰。

襟懷秋冷　　笑語春溫
垂棘璧櫝藏待價
走盤珠影落無痕
慕少室密傳心　　渴驥驟奔岩下水
味碧巖無義語　　醯雞自樂甕中天
路長蹈斷草鞋跟　　源尋大道
竹密不妨流水過　　見豎麤拳
拈起麤糲[卄/梨]　　點頭石咲葛藤畫斷
演出一大藏　　瞌睡虎被貫索縈纏
深池劒氣冷含霜　　斬癡頑橫磨石上
古洞桃花紅簇錦　　與嬌兒話別風前
路逢死蚍　　無底籃盛歸何用
春暄百鳥　　曲闌干徒倚無言
東山龍鳳　　臨濟兒孫

玉壺塵不染。別是一乾坤。

應庵華禪師

師諱曇華。嗣虎丘。蘄州江氏子。初參方。遇首座入室。師近前。座云。來作什麼。

師云。取首座頭。

座云。後生年少作者般語話。嘔血去在。

師云。某甲不嘔血。首座嘔血去在。座後果如師言。

師在水南遂處作侍者。入室次。南捉住云。侍者。待與汝商量箇公案。

師曰。盡大地是箇公案。商量箇什麼。南機鈍。師拂袖而去。

後見虎丘。作維那。欲命充首座。時座下多悟。會中有耆宿言師後生。師聞。作偈曰。

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

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

遂去。後示眾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膩脂帽子。脫却熕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梨。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一下。云。遲一刻。

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

曰。深沙努眼睛。

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

曰。玉筯撑虎口。

僧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娑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

曰。焦磚打著連底凍。

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

曰。一棒打殺。

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去也曰。儞向甚處見巖頭。

曰。箚。

曰。杜撰禪和。

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又且如何。

曰。少賣弄。

曰。巖頭不覺吐舌。意作麼生。

曰。樂則同懽。

僧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

曰。放下著。

南書記在師會中頌狗子話曰。

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

師肯之。虎丘忌。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贊曰。

蘄陽人　　鬼怕見
虛空背生出白毛　　古墓中深藏暗箭
斫取頭去　　與首座熱血相噴
拂袖便行　　笑水南機思遲鈍
拋孩兒漢陽渡　　樂則同歡
貶拄杖鐵圍山　　過應難免
拈折玉筯　　彊把巖前虎口撑
題落韻詩　　謾云洞裏桃花嫩
夜叉心菩薩面　　說南書記劒刃上行
正法眼破沙盆　　引傑侍者草窠裏輥
七十僧驢腮馬頷　　薄諸方不具手羅籠
二十載狗肉羊頭　　憶先師便吞齦發恨
通楊岐正脉　　金輪峯影落千江
繼宏智芳塵　　狎鷗池光生八面

超宗異目。誠不負佛日品題。致後生源深而流遠。

卍庵顏禪師

師諱道顏。嗣大慧。東川鮑氏子。久參圓悟。在金山。因一渦風亂。令僧自殺。以智不死。虜去。後方得脫。悟歸寂。復依大慧。首眾徑山。無著未為僧。慧舘方丈。師常叱之。慧曰。彼雖婦人。大有長處。師不諾。

慧抑令相見。師不獲已。通報。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

座云。佛法相見。

著云。却去左右請師入。

師至帳前。見著寸絲不掛。仰臥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去處。

著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從此中出。

師曰。還許老僧入否。

著曰。者裏不度驢度馬。師無語。

著曰。與首座相見了也。遂轉身覷裏。師㤼[怡-台+羅]而出。

慧曰。却不是老畜生無見識也。師有愧。

慧入室。舉南泉住庵。上山作務。一僧至。令做飯喫因緣。師云。珊瑚枕上兩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慧令侍者收牌曰。只者一轉語。報佛恩足矣。

初住東林。後歸鄉。住雲頂。僧問。如何是佛。

曰。誌公和尚。

如何是法。

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如何是僧。

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示眾有曰。筯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甑箅。

韓子蒼與師避寇。詩云。

昔與二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

天寒更蹈沮洳徑。月黑錯到楊梅林。

涉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溪水。

平明乞火野人家。十日深藏巖穴裏。

閩俱嘆我裝賣空。蜀僧轉墮妖氛中。

人言性命脫針孔。忱憂傷人衰疾同。

春風酣酣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

莫嫌薄飯一莖虀郡國而今無鼓鼙。

贊曰。

麟龍頭角　　弓冶箕裘

項鐵三百斤　　逸群倔強

額黥數點墨　　出格風流

圓悟室彩畫已成　　只欠一回點眼

浮玉山見機而作　　不消三搭回頭

錦繡帷前一斷魂　　返遭婦人之毒手

珊瑚枕上兩行淚　　難逃菴主之機籌
出語無稽　　誇老鼠不咬甑箅
臨機奔軼　　騎駿馬直撞烟樓
蹈斷虎溪橋　　斥遠法師活埋蓮社
行窮蠻瘴路　　隨杲風子遠竄梅州
掃蕩祲氛社稷一戎衣　　凌烟勛業
揮戈佛日風塵三尺劒　　借筯機謀
沮洳徑楊梅林　　早憶南山避寇
牛頭山雲頂寺　　晚思西蜀歸休

若更問老漢。為僧端的。謝三郎未必在漁舟。

懶庵需禪師

師諱鼎需。嗣大慧。福州林氏子。本習儒業。因入寺見遺教經。看數版有省。欲出家。母以親迎近難之。師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伴侶。辭親祝髮。一錫湖湘。徧參名宿。心無所緣。身無所依。結菴於羌峯絕頂。

後見大慧。一日。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人。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大悟。

慧印以偈曰。

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

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儞地。又誰管儞天。物外逍遙無箇事。日高三丈猶更眠。

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剗意。意剗句。烈士發乎狂矢。任侍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至節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酔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儞張先生．季道士．胡達磨。

木菴參次。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云。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喝。

菴作禮曰。不因今日事。爭奈目前機。師印之。

送分菴主偈曰。

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

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

贊曰。

鐵硯磨穿　　心猶奔競

杜文章久爾隨邪　　遺教經驀然打正

春風一度桃杏花　　分付已周

紅日三竿煙雲枕　　撼搖不醒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喫竹篦於洋嶼菴頭

身無所依心無所緣　　結茅庵於羌峯頂上

盲人摸地　　頂門眼[翟*欠]瞎摩醯

邪鬼貼身　　肘後符難為奪命

須彌聳川烈士發矢　　剗意句浪得其名

泥龍閉戶鐵樹開花　　筭陰陽從來不定

奪得錦標去　　從分禪[荫@(一/艮)][卄/碭]拾花針

喪盡目前機　　引木菴良馬窺鞭影

蒙頭打坐。徧界覔無蹤。全不思胡達磨．李道士．張先生。無人管領。

密庵傑禪師

師諱咸傑。嗣應菴。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僧入屋而生。下髮。徧扣諸方。後見應菴。菴室中問。如何是正法眼。

曰。破沙盆。菴肯之。

未幾。辭省親。菴以偈送曰。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

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

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

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

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遵。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天河月暈魚生子。槲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舉婆燒菴話。拈云。者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門。不免納敗缺一上。也要諸方點撿。乃召大眾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撿

點將來。敲枷打鎖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恁麼提唱。畢竟意在何處。良久。云。一把柳[糸*系]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師接松源．破菴。出世烏巨。終于天童。

贊曰。

枳林生錦荔　　榕樹出旃檀
廬山僧夢見　　何面目
蠱毒水沾著　　爛心肝
向上路與千聖共行　　入泥犂獄慚愧慚愧
破沙盆準分文不直　　換正法眼大難大難
拈女出定髣髴楊州　　鹿養茸微風生從槲葉
判婆燒菴依俙越國　　柳垂[糸*系]和煙搭在欄干
喝松源兩耳聾　　錦包特石
殺破庵全心死　　鐵裹泥團
做冷泉百日主人　　勝郭汾陽中書之考
屹鄞江中流砥柱　　回覺隰州既倒之瀾

大徹投機廓頂門。初無奇特。信知道。江南兩浙秋熱春寒。

臨濟至此十四世共二十六人。

五家正宗贊卷第二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初謁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溈山。山問。聞闍梨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

師云。是。

溈云。試舉看。

師舉了。溈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

師云。便請。溈以拂子點一點。

師云。請和尚為某甲說。

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

師云。此間莫有同年慕道者麼。溈令見雲巖。

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

師因有省。作偈曰。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

岩云。汝曾作甚麼來。

曰。聖諦亦不為。

曰。還得歡喜地也未。

曰。歡喜即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

師辭岩。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真。如何秖對。

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

巖云。价闍梨。承當箇事。大須審細。

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方得頓悟。作偈云。

切忌從他覔。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示眾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

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

北院通參次。師上堂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

通出眾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
師云。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禪床。
師云。老兄作麼生。
通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後辭師入嶺。師曰。飛猿嶺峻好看。通沉吟。
師云。通闍梨。何不入嶺去。通有省。更不入嶺。
欽山參師。師問。甚處來。
曰。大慈來。
曰。還見大慈麼。
曰。見。
曰。色前見。色後見。
曰。非前後見。師默置。
後山對眾省過。舉前話。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師頌曰。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
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贊曰。

雲巖跳竈兒　　不與諸塵對
輥入蘆花鞭白馬　　難覓蹤由
倒騎玉象趁麒麟　　單明向背
水鳥樹林何曾說法　　徒自歎奇
墻壁瓦礫為汝發機　　灼然不會
糞堆頭拾得明珠顆　　習氣未除
水影邊邈得先師真　　失錢遭罪
金針玉線　　暗通錦縫之千重
石女木人　　密付寶鏡之三昧
何不入嶺去　　聽通闍梨不肯道爛了舌休
還見大慈麼　　覺邃欽山早離師似乎心悔
錮鏁著生鐵　　見情滲漏破綻轉多
安排用盡心　　偏正君臣憲章無計

千里持書不到家。看金鳳宿龍巢。斜月掛夜明簾外。

曹山元證禪師

師諱躭章。嗣洞山。泉州黃氏子。初謁洞山。依止數載。乃辭山。山問。什麼處去。

曰。不變異處去。

曰。不變異豈有去耶。

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止于曹山。學徒雲集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曰。曹山不如。

出世後如何。

曰。不如曹山。

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

曰。血脉斷。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曰。乾不盡。乃作偈曰。

枯木龍吟員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僧問。清稅孤貧。乞師拯濟。

師召。稅闍梨。稅應諾。

曰。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

僧問。抱璞投師。乞師雕琢。

曰。不雕琢。

曰。為什麼不雕琢。

曰。須知曹山好手。

僧問。如何是和尚眷屬。

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

師有三種墮。一披毛戴角。二不斷聲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

是類墮。

不斷聲色是什麼墮。

是墮墮。

不受食是什麼墮。

是尊貴墮。

贊曰。

寶鏡光寒　　髑髏眼活

接武關門墻　　宗網歸掌握

墮身尊貴　　彩鳳銜來玉樹花

立法森嚴　　金鳥喙破瑠璃殼

白家酒唇沾未著　　幾曾濟清稅孤貧

荊山璞懷抱相投　　不輕與者僧雕琢
萬機俱掃蕩　　佛亦不如
一位鎮長存　　人皆道錯
示五圓相　　潑家生拈出惡情悰
戴一枝花　　惡眷屬粧成誰覷著
曹山高矗　　摩雲恠石露稜稜
洞水逆流　　衝浪錦鱗活鱍鱍

不變異處。掉臂獨行。故鳥道通玄。無人湊泊。

雲居宏覺禪師

師諱道膺。嗣洞山。幽州玉田王氏子。師謁洞山。山問。甚處來。

曰。翠微來。

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

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來否。曰。你每日噇箇什麼。

山曰。實有此語否。

曰。有。

曰。不虛參見作家來。

一日。山問。甚處來。

曰。踏山來。

曰。那箇山堪住。

曰。那箇山不堪住。

曰。恁麼則國內山盡被閻梨占却。

曰。不然。

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

曰。無路。

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

曰。若有路。則與和尚隔生也。

山乃曰。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南泉問僧。講什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舉問山。未審誰與安名。

山被問。禪床震動。乃曰。膺閻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下。

師菴于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堂。

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

曰。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汝晚間來。

師晚至。山召。膺闍梨。師應諾。

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

師回庵宴坐。天神不來矣。後登歐阜。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

示眾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亦無。

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

六六三十六。

掛角後如何。

六六三十六。僧作禮。

師云。會麼。

云。不會。

云。豈不見道。絕蹤跡。

示眾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示眾有云。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又云。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明。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

僧問。有人衣錦入來。見師後。為甚寸絲不掛。

曰。直待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

師令侍者送袴與一庵主。主曰。自有娘生袴。不受。

再令送去。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主無語。

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曰。從妄想而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休去。

佛日空參次。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

曰。已卸業身。

曰。珠在甚處。空無語。遂投誠入室。

師示寂。主首白師。誰可繼席。

曰。堂中簡。

時簡密受師印。人無知者。以臘高為第一座。眾不曉師意。謂令揀擇。欲命第二座住持。且備禮先請簡。簡不讓。即自持道具入方丈。眾不愜。簡察其情。乃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及旦。眾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眾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贊曰。

參見作家來　　出語人驚恐
幽州江口不是生緣
天上雲居從渠賣弄
蹈山有闍梨入路　　幾曾與和尚隔生
是誰與彌勒安名　　不到得禪床震動
羚羊絕氣息　　軒知獵犬難尋
庵主沒機關　　爭得天神送供
寸絲不掛　　琉璃殿上輕著脚撲倒人
千丈埋身　　貧富門頭大開眼說出夢
娘生袴休拈出　　下得一轉語方可持論
妄想心難掃除　　想出一鋌金堪作何用
口邊生醭　　臘月扇子正好揮搖
學處不玄　　閨閤中物徒勞寶重
卸業身與佛日相見　　龍奮迅奪明珠
囑破院令首座住持　　鬼號咷爭漆桶

從門入者。捧上不成龍。點撿將來。也是方木逗圓孔。

同安丕禪師

師嗣雲居。諱道丕。洪州人。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袖蓋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以袖蓋頭。

師云。蒼天。蒼天。

僧問。如何是點額魚。

曰。不透波瀾。

曰。慚耻時如何。

曰。終不仰面。

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

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

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

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僧參次。師問。甚處來。

曰。湖南。

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

曰。知。

曰。非公境界。僧便喝。

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

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敗僧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

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

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

曰。孤峯迥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曰。藕絲繁大象。

曰。出世後如何。

曰。鐵鎖鎖石牛。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人。

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

贊曰。

奔軼絕塵　　了無羈絆
徧正位中來　　聖凡情已泮
青雲有何事　　點額魚已透波瀾
家風不要論　　金雞子豈歸霄漢
非公境界親遭喝　　樵人短販書劍徒誇
不落言詮直說來　　石女拋梭機絲棼亂
彩鳳銜花霜猿摘果　　待賓客未見真情
孤峯迥秀片月行空　　辨佛魔元無正眼
瞞盱答佛未出世　　截流象繫藕絲頭
依俙說異類中人　　露地牛藏芳草岸
鴛鴦繡罷金針冷　　綿密誰知
鸞鳳巢空玉帳寒　　森嚴難犯

捋人要是弔慰僧。衣袖蓋頭。蒼天。蒼天。賊過後張弓已晚。

同安志禪師

師諱觀志。嗣同安丕。洪州人。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問。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

丕曰。須是者瞎漢始得。遂示寂。

僧問。二機不到。如何提唱。

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

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曰。向上事如何。

曰。迥然不換。標準即乖。

贊曰。

鶴夢寒松　　鶯啼幽谷
不墮正徧　　寧分背觸
多子塔前宗子秀　　咲先師露金槨雙趺
夜明簾外立班齊　　遝瞎驢竪頂門三目
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二機不到處轉見紛拏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直指本來心翻成迂曲
寶殿無人孤月冷　　聽清彈南風阜物之琴
宸苔封路彩雲深　　看妙琢垂棘無瑕之玉
出梁山破家種　　蒼龍子彩鳳雛豈當的傳
繼曹洞五位宗　　青山父白雲兒是何昭穆

迥然不換。標準即乖。向上事。海底摸金針。然妙挾正中拈出來。花簇簇錦簇簇。

梁山觀禪師

師諱緣觀。嗣同安志。朗州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洎難。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問。如何是西來意。

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密。
問。如何是正法眼。
曰。南華裏。
曰。為什麼在南華裏曰。為汝問正法眼。
上堂。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
座下有一園頭。人謂曰。何不出來問一兩轉語。
曰。我若出問。須教者老和尚下禪床立。人恠之。
一日。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
曰。識得不為冤。
曰。識得後如何。
曰。貶向無生國裏。
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
曰。死水不藏龍。
曰。如何是活水裏龍。
曰。興波不作浪。
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如何。
師下禪床把住曰。闍梨。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眾遂服之。
大陽玄參次。問。如何是無相道場。
師指觀音云。者箇是吳道子畫。
玄擬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玄乃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
師曰。何不道取一句。
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
師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玄呈偈曰。
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覔見知。
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
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
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鳥雞帶雪飛。

師稱洞上之宗可倚。有偈曰。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贊曰。

益陽水急　　白鹿松高

鶴睡清飛月魄　　魚行細擲金梭

死水不藏龍　　貶家賊向無生國

鄭音空亂雅　　引胡人唱太平歌

衲衣事在密用中　　拈來多破綻

正法眼指南華裏　　用出幾諸訛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與學人塗糊自己

格外玄機鈎頭絲線　　釣獰龍活葬洪波

一語許大陽上碑　　令人惡心不少

十載在梁山唱曲　　臨風掩耳應多

妙盡功亡　　揮玉斧夜修月轂

環虛機泯　　駕仙槎曉渡星河

更問亡僧遷化。紅爐焰上無絲線。竪拽橫拖。

大陽玄禪師

師諱警玄。嗣梁山。江夏張氏子。仲父為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往依為師。聽圓覺了義。弃去。謁梁山。悟旨。

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氷。憑誰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無端。珍重。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上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鳥入蘆花。

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大眾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献楚王看。

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

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

如何是妙玄無私句。

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如何是體明無盡句。

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頭石馬出紗籠。

如何是師子嚬呻。

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

如何是師子返擲。

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

如何是師子踞地。

曰。迥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上堂。夜半鳥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鸛毛鷹觜鷺鷁身。却與鳥鴉為侶伴。高入煙雲。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

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

師年八十。嘆無繼其法者。作偈并皮履．布裰寄遠錄公。使求法器傳續之。曰。

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

焞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

其尾云。得法者。潛眾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

師嘗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

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

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

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

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

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

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

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

浮山贊師真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

贊曰。

惡毒種　　寧馨兒
漢陽渡頭奪胎而出
智通寺裏穎脫無羈
掀翻圓覺場　　跳入言詮不及處
打破秦時鏡　　照見父母未生時
語路信難陳　　宗乘句和灰合土

滿瓶傾不出　　大地人忍餓吞飢
千聖外撒手經行　　入蘆花笑騎白馬去
寶殿中無人侍立　　種梧桐寧免鳳凰栖
消息既通　　惜師子爪牙未具
機緣不契　　致青山父子相違
須彌頂上水橫流　　透法身疑團未破
楊廣山頭苗茂盛　　供死欸老淚交垂
苦老梁山抑逼太多　　烏雞生鵠卵
被遠錄公塗糊不少　　黑狗爛銀蹄

聲色堆頭。強說有出身之路。非央庠座主。誰受你破皮履．潑禪衣。

投子青禪師

師諱義青。嗣大陽。青社李氏子。初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講至諸林菩薩偈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棄去。謁浮山於會聖巖。山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師至。山以為吉徵。留三年。

山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默然。如何。師擬進語。山掩其口。於是師悟。拜起。

山曰。汝妙悟玄機耶。

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

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

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嘔。

山以大陽皮履．布裰付師。代吾續洞上宗。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尸相見。設使捲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病眼。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鐵牛走過新羅國。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曰。威音前一箭。射過兩重山。

上堂。默沈陰界。語墮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主丈云。百雜碎。

示眾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兔豈栖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妙路旁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

師敘五位君臣曰。夫長空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

。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師舉大陽點出秦時鏡語。頌曰。

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

朦朦霧色辨河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贊曰。

嶽降英靈　　天生碣斗

習因明未透網羅　　究華嚴重增枷杻

入浮山不祥夢　　折翅鷹何用畜為

追洞下已墜風　　蹶蹄狗卒難醫救

金鳳借龍巢宿　　豈知陷會聖重圍

良馬見鞭影行　　初不待世尊良久

即心自性　　佛亦強名

妙悟玄機　　我即便嘔

鐵牛走過新羅國　　向上路千聖不傳

石女輕彎月子弓　　兩重山一箭射透

摵鎮海珠百雜碎　　語默不到處未會轉身

添秦時鏡一重光　　明暗未分前豈容出手

玉兔豈栖蟾影　　甚處得者消息來

金龍不守寒潭　　者漢別尋條路走

雖分章偏正。不墮虛凝。到轉位回功極則處。何曾知有。

芙蓉楷禪師

師嗣投子。諱道楷。沂州崔氏子。初參投子。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

曰。汝道寰中天子勑。還假禹湯堯舜也無。

師擬酬之。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

子曰。且來。闍梨。師不顧。

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即掩耳。

一日。侍子遊園。子以拄杖付師曰。理合與麼。

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

曰。有同行在。

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

至晚。子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

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

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

曰。在左右。理合如此。

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

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

曰。與麼慇懃。

曰。報恩有分。

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鬬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什麼邊事。良久云。賸[栽-木+土]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

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

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

曰。無舌童子能繼和。

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

曰。禁取兩片皮去。

大觀初。京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上賜紫衣。號定照禪師。內侍持勑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為名利。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違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出家。今若不守本志。竊[曰/月]寵光。則佛法下衰矣。於是修表力辭。

降旨京尹。堅令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收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問。有疾乎。

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

曰。言有疾。於法免罪。

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恬然受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

抵淄州。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勑令自便。庵于芙蓉。四眾雲集。大闡洞宗。

示眾。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傚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惟將本院莊課一年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做飯。不足則作粥。又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

師放還後。有司欲為去黥。師曰。先帝遺墨。豈可去耶。帝謂此老終身倔彊。

靈源贊師。有曰。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夭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孤恩者。

贊曰。

倔強老尊慈　　脊梁生鐵鑄
寰中勑　　不假堯舜禹湯
洞下宗　　寧分偏正回互
真到不疑田地　　快將一雙耳掩休
纔說作家宗師　　好禁兩片皮出去
胡家曲子無音韻　　苦休言夜半木雞啼
祖師門下絕功勳　　徒出手賸[栽-木+土]無影樹
同行不受教　　謾教伊挈杖提鞋
來去總徒然　　誰家無奴兒婢子
石女拋梭木人開錦　　潑箕裘的是家傳
泥牛入海鐵狗凌霄　　爛葛藤偏能路布
翩翩形影淄川去　　松筠操幾傲雪霜
濟濟威儀漢節回　　芙蓉花親承雨露
粥足飯足　　三百六十日合火話家私
僧耶俗耶　　三萬六千場對床論夢事

垂垂白髮。守先帝遺墨猶新。視媚草夭花成造化苟竊世榮。汗顏如雨。

丹霞淳禪師

師嗣芙蓉。諱子淳。劒州賈氏子。師上堂。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看來。只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石女夜懷胎。

示眾。舉。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卓一下。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有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當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泥塵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曉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曰。金菊乍開蜂競採。

曰。見後如何。

曰。苗枯花謝了無依。

真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歇擬對。師曰。儞鬧在。且去。

一日。登鉢盂峯忽悟。歸侍立。師掌曰。將謂儞知有。歇忻然拜之。

翌日。上堂。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

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某甲不得也。

師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底看。歇良久。

師曰。將謂你瞥地。歇便出。

宏智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

智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

師曰。未在。更道。

智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悟。

贊曰。

明珠生蚌腹　　野鶴在雞群

燒木佛遺風未泯　　賦鵬鳥家譜親聞

點發心光花蠟燭　　鄧州道地

慘舒殺氣劒門關　　棧閣連雲

玉女懷胎恰半更　　玄妙旨難分深淺

鷺鷥立雪非同色　　形山寶不直分文

水月兩忘　　昇天底固當颺下

塵泥既混　　異類中莫惜殷勤

兔魄未分時　　軒知道六戶不知曉意

牛頭相見後　　可憐生百花亂落繽紛

暗擲金梭織古洞機絲　　輕輕鳴杼

細排玉線開曹山綿縫　　簇簇成紋

威音王已前　　收了菩薩毫光歸一掌

夜明簾不借　　擒覺夫子筆陣掃千軍

等閑道一句。正中妙挾。縱金刀剪破綿密處。依然不墮功勛。

真歇了禪師

師諱清了。左緜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旨後。謁長蘆照。照一見器之。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師命繼席。學者如歸。拈香時。照付衣與師。

望拈出。及見為霞。照令左右扯去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搭。

示眾。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門下即不然。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得青上堂。上絕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凉搬一轉柴好。

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鋒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

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栖巢。恁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

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

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時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什麼。謾雪峰不得。

贊曰。

真正左綿人　　親見丹霞老
胸陂瑩徹量汪汪　　萬頃無痕
心月孤圓影團團　　千江分照
人前辨主　　把布伽梨當面換來
鬧裏翻身　　將鉢盂峯一脚踢倒
芍藥花開菩薩面　　玉欄藏古洞之春
綠楊顰盡木人眉　　寶鏡照曹家之曉
得重梅雨　　乘閑卓幾下杖休
過獨木橋　　趂凉搬一轉柴好
巖樹翠深雲蘿青合　　截流句巧拙難分
過橋酒美隔岸花香　　見法身郎當不少
虛凝不墮泥牛吼月　　古徑任苔封
撒手亡依石女登機　　密室無人掃
兒星香餌好　　引龍淵赤梢鯉鱍鱍吞鈎
些子藥頭靈　　禁南山鱉鼻虵深深竄草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盡底掀翻。黃面老瞿曇未出母胎時。已被阿師覷破。

宏智覺禪師

師諱正覺。嗣丹霞。隰州李氏子。母夢正臺僧解環。環右臂。乃孕。及生。右臂起一環。

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

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

曰。如何是却來底人。

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曰。石女喚回三果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即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遇雪山。

辭世云。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贊曰。

精進幢　　慈悲種
隰州古佛　　未解放光
五臺老僧　　何曾入夢
紫芝眉宇黃金骨　　天上麒麟
黃蘗襟懷錦繡腸　　僧中鸞鳳
不墮尊貴　　三世何用為國王
若事清吟　　一詩未見追唐宋
琉璃殿滑船輕撥　　尚帶玄微
黃閣簾垂信不通　　猶存向奉
二十里松濤翻霽月　　沒絃琴時發清彈
一百尺樓影蘸清池　　不宰功全彰妙用
風斤巧琢連城璧　　瑩徹了無痕
爝火輕然照渚犀　　虛凝曾不動
青嶂空高白雲投壑　　應來機瞎却者僧眼睛
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供死欵笑破他人鼻孔

擘開泰華。儘容伊逗出河源。吞三世佛。雖是死蛇也要活弄。

天童珏禪師

師嗣真歇。諱宗珏。和州人也。上堂云。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僧問。如何是道。

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雪竇鑑入海山。發明後乃曰。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即邪魔外道。

出山。聞空中語云。鄭行山肉身菩薩至長蘆見師。求印證。師肯之。

贊曰。

參軍俊逸　　開府清新
一葦亭九成儀鳳　　新豐洞五色祥麟
大道虛凝　　十字街頭徒勞斫額
玄微銷鑠　　威音世外正好橫身
真證不可以言傳　　言滿天下無口過
妙契豈容以意到　　意窮萬有絕根塵
暗燭靈光　　夜船載娟娟之月
氛消虛靜　　寒巖斷片片之雲
縱橫那涉語因緣　　戽水潑鴛鴦難藏影迹
偏正不曾離本位　　枯樁繫癩馬徒死心神
錦縫輕開　　花噴香蝶眠清曉
機絲不動　　柳含烟鶯織芳春

有眼無筋。錯印證鄭行山肉身菩薩。致飛雪千丈伸冤苦聲撼叢林。

自得暉禪師

師嗣宏智。諱慧暉。會稽張氏子。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德。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云。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乃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殳。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黻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勿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嚴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師有六牛圖。

一曰。始聞知識示誨。即起信心。信心既萌。永為道本。故牛首上一點白。一念信為本。千生入道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染埃塵。野草時時綠。狂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二曰。信心既發。念念揩磨。忽示發明。心生歡喜。最初入頭。故頭全白。問訊者牛兒。知非何太遲。拋家經幾劫。逐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為。

三曰。既有發明。漸漸熏煉。智慧明靜。未能純一。將白半身。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荒草去。向近雪山遊。正念雖歸一。邪思尚混流。脫愁心迹盡。六處不能收。

四曰。更無妄念。唯一真心。清淨湛然。通身明白。六處不能該。優曇火裏開。了然無系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能猜。

五曰。心法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空。是名大解脫門。佛祖命脉。人牛消息盡。古路絕知音。霧捲千巖靜。苔生三徑深。心空無所有。情盡不當今。把釣公何在。磻溪鎖綠陰。

六曰。命根斷處。絕後還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妙盡復窮通。還歸六道中。塵塵皆佛事。處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精金火裏逢。優游無間路。隨類且漂蓬。

贊曰。

石火電光　　雷霆一默
若耶溪沙裏精金　　苧羅山棘中薝蔔
見真歇插花裝老婦　　寧識羞慚
被宏智嚼飯餧嬰孩　　敢言自得
蹈翻明暗路　　眼睛頭偏地蒺藜
剗斷離微根　　脚跟下參天荊棘
十成尊貴　　駕香車豈輾宸苔
一路平常　　祭江神不知舜力
烟霽寒沙孤鷺立　　野溪頭雪正模糊
凍消枯木老龍吟　　竹戶外春無消息
道寰深靜處　　腦後光劫前眼猶是金塵
情識未融時　　青山父白雲兒總成家賊
正偏兼到　　十洲花寧免凋殘
收放未全　　六牛圖有何奇特

長庚門下掃蕩潑生涯。信神駒有汗血之功。金雞抱司晨之德。

洞山至此十一世共十四人。

五家正宗贊卷第三

雲門宗

雲門匡真禪師

師嗣雪峯。諱文偃。秀州人。俗姓張。空王寺受業。聽四分律。棄見睦州。州纔見。便掩門拶折師足曰。秦時[車*度]轢鑽。師大悟。州指見雪峯。

師至峯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

僧曰。是。

師曰。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尚。不得道是別人語。

僧曰。諾。

師曰。上座到寺。見和尚上堂。眾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依師教。

峯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

峯拓開曰。不是汝語。

僧曰。是某語。

峯曰。侍者將繩棒來。

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

峯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山。峯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目趍出。峯奇之。

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一日師至。即命之。不辭就職。劉王每入寺。樹不接。王欲撿其過。樹已知之。遂入寂。王至。眾言之。王曰。有何言句。

眾曰。和尚去時封一合子。待王至自開。

王開。見一小帖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王即命師繼席。

前世之因。劉王乃鬻香人。入寺涕唾僧堂中。樹為堂司。偶而叱之曰。如唾面上。爭之不休。師諫之而去。

師有[(厂@((既-旡)-日+口))*頁]鑑一字關。紅旗橫骨宗旨。臨示寂。遺表曰。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

贊曰。

菰蒲生異材　　浩氣吞雲漢
出空王寺　　無心繫四分葛藤樁
跨睦州門　　折脚悟秦時[車*度]轢鑽
果經霜熟　　軒知靈樹明窓下安排
金繞指柔　　更入雪嶠洪爐中烹煅
見劉王憶僧堂唾面未乾

友玄沙笑漁舟通身紅爛
放洞山三頓棒　　徹底老婆心
竪雲門一字關　　瞎却宗師眼
水上紅旗立未收　　暗中橫骨抽何限
雖十七年困風霜於逆旅途間
然數百世策奇勛於瘴煙城畔
　僧鳳兮人龍。繫誰奏九成。攪重淵。使來儀奮飛於祖庭秋晚。

香林遠禪師

　師嗣雲門。諱澄遠。漢州人。姓上官。師為侍者。將紙衣錄門語句。後歸蜀。於水晶宮接待往來茶湯。
　僧問。美味醍醐為甚變成毒藥。
　曰。導江紙貴。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
　曰。三人證龜成鱉。
　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
　僧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
　曰。念無間斷。
　曰。飲者如何。
　曰。隨方斗秤。
　師謂眾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
　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瑺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
　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
　遠錄公探雲門宗入蜀。見師人面山。
　贊曰。
頂峭五峯　　眼生三角
韶石象龍羣裏　　奪得犀牛
岷峨山水窟中　　奮飛鸞鸞
紙衣錄他人語句　　認魚目作明珠
沙瓶煮待客湯茶　　翻醍醐成毒藥
水晶宮冷香浮篆　　倚圓蒲宴霽月光風
人面山高翠列屏　　尾瘦笻訪青猿野鶴
證龜成鱉　　室內燈滅却光明
臘火燒山　　衣下事恐難提掇

四十年打成一片　　明皎皎暗昏昏
八十歲行脚諸方　　峭巍巍活潑潑
探鑒咦宗旨　　引遠錄公走得脚皮穿
起落賴門風　　聽祚智門喫些辛苦著

香林一脉泉。間斷多時。若要隨方。斗秤上自宜斟酌。

洞山初禪師

師嗣雲門。諱守初。鳳翔傅氏子。初參雲門。門曰。近離甚處。

曰。查渡。

曰。夏在甚處。

曰。湖南報慈。

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

曰。放汝三頓棒。

次日。師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

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師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他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脫却鶻臭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去。豈不快哉。

門云。儞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

示眾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儞衲僧分上。到者裡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

曰。趂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

曰。全憑子力。

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

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

曰。恁麼則謝師指示。

曰。賣鞋老婆脚。[起-巳+歷]趚。

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

曰。道士著黃瓮裏坐。

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

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

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曰。楚山頭倒卓。
曰。出水後如何。
曰。漢水正東流。
問。如何是佛。
曰。麻三斤。
問僧。甚處來。
曰。汝州。
曰。此去多少。
曰。七百里。
曰。蹈破幾緉草鞋。
曰。三緉。
曰。甚處得錢買。
曰。打笠子。
曰。參堂去。僧應喏。
贊曰。
間世賢　　真法器
離報慈未出常情　　見雲門方始瞥地
鳳生萬壑　　虎豹子氣已食牛
電掣傾城　　龍馬駒足應展驥
視渾身如椰子　　能有幾長
開大口似紡車　　略無少愧
於先師會中問有何過　　合喫幾藤條
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　　不畜一粒米
酒粧公子面　　把黃頭碧眼倒卓屎坑頭
花插美人頭　　將文殊普賢趁向牛欄裏
賣鞋老婆脚[起-巳+歷]趌　　唱道情蠻子打鄉談
著瓮道士坐嵬堆　　雜意識波斯入鬧市
大海浮漚蝦蟇叫月　　錯稱提韶石綱宗
楚山倒卓漢水東流　　謾塗糊蓮花出水
問僧此去路多少　　蹈破幾緉草鞋
答佛亂撮麻三斤　　渾沒星兒臭氣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說道理即不無。望少室門風白雲萬里。

智門祚禪師

師嗣香林。諱光祚。隨州人。上堂云。山僧記得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

僧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

曰。一把沙。

曰。為甚麼如此。

曰。非公境界。

問。荷花未出水時如何。

曰。蓮花。

曰。出水後如何。

曰。荷葉。

上堂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儞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荊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儞草鞋錢有日在。

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飢餓。有眼不點睛。空鎖髑髏破。

僧問。如何是般若躰。

曰。蚌含明月。

曰。如何是般若用。

曰。兔子懷胎問。如何是佛。

曰。蹈破草鞋赤脚走。

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

曰。六祖是盧行者。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也只是箇銅片。

曰。磨後如何。

曰。且收取。

雪竇見師。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師召竇近前來。竇纔近前。師以拂子驀口打。竇擬開口。師又打。竇大悟。

贊曰。

舌本瀾翻　　胸襟無物
滄海親生翫月犀　　香林放出遼天鶻
母胎中一則語　　鋒鋩簇簇誰肯商量
金剛眼一把砂　　翳膜重重如何洗刮
荷葉蓮花後先出水　　不當截流機
旃檀荊棘圍繞叢林　　活貶無生國
少時立門外　　知李四婆來乞丙丁童
一念未生前　　要顯闍梨痛喫龜毛拂
兔子懷胎蚌含明月　　將般若體用沈埋
鯉魚喫棒雨似傾盆　　把韶石家財籍沒
拄杖頭邊挑日月　　老瞿曇的的被揶揄
曹溪路上有俗談　　盧行者惺惺成淈[泳-永+盾]

拈出古鏡。將謂是一片頑銅。放下手。元來却是箇木榾。

雪竇明覺禪師

師嗣智門。諱重顯。遂州人。姓李氏。初住翠峯。次住雪竇。法道大行。遂號雲門中興。舊嘗典賓大陽。與客論栢樹子話。時韓大伯倚旁匿笑。客去。師謂曰。汝何笑耶。

韓曰。笑知客有定古今舌。無定古今眼。

師曰。豈有說乎。

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驗。空向枯樁舊處尋。

師異之。乃結為友。

李殿院嘗訪福嚴雅禪師。時師為藏主。與李論話間。忽道士秀才至。李曰。三教中那教最尊。師起側立李曰。有口何不道。

師曰。對夫子難言。

李曰。休。休。便起師曰。適來造次。

師頌大龍堅固法身公案。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

月冷風高。古巖寒檜。

堪咲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頌忠國師無縫塔公案。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

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自贊。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

石謂玉兮器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

不知誰是旁觀者。

送重郜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

枯荄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

一花五葉兮不相似。獨運孤明兮還自知。

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為。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

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贊曰。

隋侯照乘珠　　趙國連城璧

奪岷峨秀　　形眉宇精華

分涇渭流　　在心源絡繹

披剝萬象　　擅蘇翰林擒錦繡之才

褒貶五宗　　富魯司寇作春秋之筆

與遂府鉢盂安柄　　笑黃梅半夜未是的傳

見冷泉屎橛放光　　信韶石一言所供詣實

白玉鞭擊驪珠不增瑕纇　　光皎皎冷如灰

無縫塔要澄潭不臥蒼龍　　影團團黑似漆

無定古今眼　　被韓太伯蒼鷹當路生擒

立分儒釋尊　　使李殿院老虎通身汗出

多子塔前不曾拈花微咲　　三指七馬何用掛唇

少林雪裏初無斷臂安心　　五葉一花徒勞指的

住翠峯好住雪竇好　　狗舐熱油鐺

說祖師禪說文字禪　　蝸篆新泥壁

噴飛雪一千餘丈成瀑布　　流出胸襟

愛洞庭七十二峯和石屏　　收歸圖籍

高風逸韻古來今。只許一人如北斗。泰山仰之彌高。望之不及。

洞山聰禪師

師嗣文殊真。諱曉聰。韶州杜氏子。初見文殊示眾云。直鈎釣驪龍。曲鈎釣蝦蟇蚯蚓。還有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乃有省。

師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楊州出現。有設問曰。即是泗洲大聖。為什麼却向楊州出現。

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

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去也。久立。

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

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

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

乃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眾忉忉。珍重。

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天便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是惺惺。歷歷直是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

示眾。天晴蓋却屋。趂閑刈却禾。輸納王粗了。鼓腹自高歌。

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為人。

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

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

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

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

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

日。四大海深多少。

師一日不安。上堂辭眾。述法身頌曰。

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尪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

唯有钁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

言訖而寂。

贊曰。

絕羅籠　　沒巴鼻
立玄關於新豐洞前
闡化機於筠陽城裏
就文殊鈎頭脫去　　入獰龍窟宅誰敢保明伊
答泗洲轉語顢頇　　作雲門兒孫未暇打得儞
和塵磨古鏡　　黃鶴樓前鸚鵡洲
入水見長人　　瞎驢脚下金剛際
學菩提看石女生兒
辨奴郎要燈籠瞌睡
蓋屋輸官都了辨　　唱歌鼓腹恣樂昇平
參禪學道莫商量　　荷钁栽松且圖遊戲
翻身藏北斗　　未是良謀
擔水潑菠稜　　錯明宗旨

離聲色句。謾云北鬱單越。南瞻部洲。直饒謾得者僧。難謾自己。

雲居舜禪師

師諱曉舜。嗣洞山。瑞州人。姓胡氏。初參洞山。一日。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則開疏。如不契。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黑似漆。

磨後如何。

曰。照天照地。

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

師憽[怡-台+羅]而回。山問。師言其事。山曰。儞問我。與儞道。

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

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有省。

師住廬山栖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大覺璉曾入師室。聞師還俗。遣人取至淨因。以正寢居之。覺處偏室。仁宗數召覺入內。竟不言師事。

偶一日。嘉王取旨。出淨因飯僧。見覺侍師旁甚恭。回奏。仁宗召對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真山林達士。於扇上書曰。賜曉舜依舊為僧。特旨再住栖賢。仍賜紫衣．銀鉢。

師退栖賢。時以二力舁轎。至羅漢寺。二力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轎而回。

暨師再住。令人先慰二夫曰儞當時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

師入院。上堂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懽喜幾多嗔。

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師常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懷遷化。師於法堂上曰。且喜葛藤樁子倒了也。

秀圓通在會中作維那。每見呵罵。謂同列曰。我須與者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罵。秀厲聲出眾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

師遽曰。久立大眾。伏惟珍重。便歸方丈。

秀曰。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上堂。諸方有弄虵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繫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為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因緣。拈曰。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榼[木*(天/韭)]堆頭了也。

贊曰。

艱棘中來　　靈明不昧
凌霄漢深院脩筠　　傲雪霜古巖寒檜
身歸三峽寺　　添五老幾多嗔
脚跨鸚鵡洲　　撲古鏡百雜碎
婦搖機軋軋　　鬧市頭識天子未真
兒弄口喎喎　　百草上薦老僧不會
通身是眼　　喜天衣懷倒了葛藤樁
平地生堆　　笑槐都官枉入民衣罪
洗脚脫襪打睡　　初無出格生涯
喚人劈篾縛籬　　也是尋常家計
鳥鵲巢窠蝦蟇窟穴　　堅密身出現塵中
冬瓜儱侗瓠子曲彎　　祖師禪迥超言外
弄虵頭撥虎尾　　聽諸方劒刃裏露影藏身

破扇子潑犀牛　　謂鹽官糞堆頭成團作塊

道韻奇偉。得山林達士之名。合浦珠還走蛟盤。了無瑕纇。

大覺璉禪師

師嗣泐潭。諱懷璉。漳州陳氏子。母夢僧伽而生。因小字泗洲。師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圓通訥處。仁宗召訥。訥倦。奏師代。有旨住淨因。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大覺。

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

師以頌回奏曰。

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

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

帝覧大悅。又召對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進頌曰。

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

青山隱去忻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

師再進頌謝曰。

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

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

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

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

帝賜龍腦鉢師謝恩了。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器。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

僧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

師以手托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曰。半尋拄杖攪黃河。

開堂。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

曰。山高水闊。

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

曰。新羅國裏。

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

曰。脫却衣裳臥荊棘。

曰。人將語試。

曰。慣得其便。

僧撫掌曰。更[跳-兆+孛]跳。

上堂。文殊寶劒得者為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

治平中。上疏乞歸。進頌曰。

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

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宗留之不可。詔許自便。師渡江留金山西湖。四明守以育王迎至韶九峯。作勸請疏。四明人相與出力建閣。藏所賜詩頌。榜曰宸奎。

東坡知杭。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師出京。英廟賜手詔。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此一節。

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師以佛國白造蒙堂處之。後世叢林因取法焉。師住育王。作逸老堂。

贊曰。

家近樽桑國　　波斯耳帶環
謂漳泉匾頭　　灼然心毒
說泗洲入夢　　莫被人謾
羅萬象於胸中　　風雷陟頓
吐片言於舌上　　錦繡斕班
拔澄散聖虎頭關　　笑收虎尾
焚銀璫使龍腦鉢　　喜動龍顏
拈將拄杖攪黃河　　報恩有分
脫却衣裳臥荊棘　　濟物何慳
尊道德不忘韋布之交　　讓舜老夫身居正寢
為佛法代赴紫泥之詔　　使訥圓通名播塵寰
江燕初歸不見人　　文殊劒鋒鋩太露
野蒿自發空臨水　　千聖路蹈斷應難
錦帳鋪花　　得蘇內翰雄文壯觀宸奎閣
囊錐脫穎　　為韶九峯一疏來住育王山
屋縛歎根椽　　令大地人蒙居養正
雲披三事衲　　學住山翁逸老投閑
就梅影肱枕胡床　　斫額望明月

破竹陰屨穿苔徑　　倚檻看狂瀾

青出藍青於藍。欲窮端的意。幽鳥語綿蠻。

天衣懷禪師

師諱義懷。嗣雪竇。永嘉陳氏子。世以漁為業。母夢星隕于屋除。及產。多吉祥。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師貫。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不契。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

去。東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打出。如是者數四。

尋為水頭。因汲水檐折。忽悟。作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

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

覺摒几稱善。

出世鐵佛。上堂。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不直半文錢。

參次。住平江薦福。接冲本秀夫。後榜方丈。曰烹金爐。

楊無為贊曰。

冲本秀夫。四碧眼胡。

中間坐者。烹金之爐。

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虛。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為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何用。飢人之食復何飡。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

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天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者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曰。長江無六月。

曰。見後如何。

曰。一年一度春。

上堂。蜀魄連宵叫。鷄鳩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

辭世曰。紅日照榑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瑠璃雙磵月分破。翡翠十峯雲掃開。乃天衣境也。

贊曰。

笑花正眼　　立雪元樞
早往京師試經　　駕三車自鞭觳觫
長就翠峯養聖　　奏九成日樂鷄鶋
巨口吞鈎　　颺下知幾赤梢鯉
精金躍冶　　不祥是四碧眼胡
寒水一匳清　　印長空沈鴈影
匾擔兩頭折　　抉驪頷奪明珠
眼有瞳人　　初不在握土成金驅耕奪食
身行異類　　又何須夷嶽盈壑截鶴續鳧
徹骨貧窮　　敢與龍王鬬富
一言勘破　　豈容摩詰名模
教人返著鞋　　暮到羅浮朝遊檀特
被僧輕掀背　　急尋明覺遠到姑蘇
半夜霜寒　　結黃河凍陜府鐵牛腰折
一年春到　　引牛頭見四祖枯木花敷
鷄鳩啼夜蜀魄吟霄　　圓通門大啟扃鑰
翡翠掃雲琉璃分月　　天衣境巧畫成圖
出林師子　　歷塊神駒

走過鐵圍尋不得。趙州東壁掛葫蘆。

圓照本禪師

師嗣天衣。諱宗本。常州管氏子。初見天衣。室中問師。即心是佛時如何。

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顯。

元豐間。李漕使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杭州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

元豐五年。神宗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六。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遣使問勞。翌日。召對廷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

奏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帝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

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

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韓信臨朝底。

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

曰。伏屍萬里。

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曰。三皇塚上草離離。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皃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者裏。卓拄杖一下。

元祐元年。以老求歸。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楊州。

既出都城。王公大臣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晚居蘇之靈巖。示寂後。門弟子塔全身於寺之左。

贊曰。

真福慧僧　　稟丈夫氣
倚烏藤古貌稜稜　　發清談春風亹亹
到南泉不疑地　　攀噲蹈鴻門
窮少室濫觴源　　韓信臨朝底
蹈翻大海　　聽龍王改宅他方
踢倒須彌　　使帝釋容身無地
圓照堂前光皎皎　　揭示祖師心
三皇塚上草離離　　漏洩東君意
垂一機指人活路　　大用雷奔
借三年植福此邦　　惡聲鼎沸
一錫晚歸林下　　輦寺無心宿斷雲
七絃高掛壁間　　裏臺有月飜秋水

即心即佛。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到船子。下楊州。因甚麼感人流涕。

圓通秀禪師

師嗣天衣。諱法秀。秦州人。俗姓辛。母夢老僧投宿。乃有娠。先是。麥積山有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善。每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乃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俄有兒生其所。往觀之。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十九試經得度。勵志講肄。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

聞無為鐵佛懷禪師法席盛。徑往參禮。懷問。座主講甚麼經。

曰。華嚴。

曰。華嚴以何為宗。

曰。法界為宗。

曰。法界以何為宗。

曰。以心為宗。

曰。心以何為宗。師無語。

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

後聞僧舉。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忽悟。直到方丈陳所證。

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

師服勤八年。懷推為導首。出世四面。後住本山。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示眾。山僧不會解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湯茶。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蹈著秤鎚硬似鐵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砂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儞具眼。若也不識。莫恠相謾。

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

師曰。赤土塗牛爾。

曰。謝師答話。

曰。儞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

師嚴冷。叢林號為鐵面。李伯時畫馬入神。師勸曰。當想入馬腹中矣。李有省。因令改畫觀音。李從之。

山谷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師呵之。谷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師曰。公作艷詞以蕩人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谷驚愕。乃止。

贊曰。

靡羈束　　何彳亍
麥積山夢裏飜身　　竹鋪坡笑中含毒
頂門眼正　　等天地若浮漚

魏闕心遊　　以江湖為桎梏
悟報慈情生智隔　　冷汗通身
指華嚴法界心宗　　狂花眩目
玄中自得　　幾星沙善解玉連環
妙處不傳　　一蟻絲巧穿珠九曲
赤土塗牛嬭　　入佛魔命若懸絲
生鐵裹面皮　　辨龍蛇機如嚙鏃
金鎚影動輪掌上　　圭角稜稜
寶劒光寒挂眉間　　鋒鋩簇簇
畫神駒得妙處入馬腹　　喚醒李龍眠
作艷詞惑亂人陷泥犁　　霍殺黃山谷
烹天衣紅爐裏　　未辨金鍮
坐少林深雪中　　難分石玉

巧說不會。應時節喫椀湯茶。又何曾雨解吹砂。風能拔木。

大通本禪師

師諱善本。嗣圓照。穎人。董仲舒之後。弱冠博極群書。無仕宦意。往京師試經得度。參圓照於瑞光。悟旨。出世雙林。次住淨慈。神考聞其名。有詔住上都慧林。賜大通號。

上堂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冨。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鱉鼻。擲拄杖。下座。

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

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

曰。如何是塔中人。

曰。竟日不知清世事。終年坐斷白雲鄉。

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曰。太無厭生。

上堂。僧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

曰。早輸了也。

曰。錯。

曰。是。

曰。近前無路也。

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者箇何。

曰。只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曰。且饒一著。

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曰。嶮。

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

曰。百雜碎。

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

曰。光刋頭。淨洗鉢。

曰。謝師指示。

曰。滴水難消。

贊曰。

併息諸緣　　單明自己
仰面不見天　　低頭不見地
優入聖域　　透雲門胡餅之機
博綜羣經　　抱仲舒絳帷之志
烟霞生背面　　無縫塔勉強名模
黑白未分時　　一局棊顢頇指示
百尺竿頭輕進步　　嶮似懸崖
九夏堂中光刋頭　　難消滴水
直鈎有香餌　　入滄海釣金鰲
兩眼沒瞳人　　向南山看鱉鼻
竟日不知清世事　　髑髏識未全灰
長年坐斷白雲鄉　　聖凡心猶欠洗
碧梧陰合　　穩慧林祥鳳之巢
白雨聲喧　　奮南宕老龍之臂

沒巴鼻處拋出八稜槌畐。塞虛空。使大地人無處回避。

雪峰慧禪師

師諱思慧。嗣大通。錢塘人。俞氏子。上堂。布大教綱。摝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兔放鷹。遇麞發箭。乃高聲召大眾曰。中。

上座。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鐘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散。

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者裏悟了。提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為我傳語雪峯和尚。咄。

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

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

曰。東壁打西壁上堂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箚。

贊曰。

雲門八世孫　　叵把門墻闢
垂一機平地上波濤
示一境嶮崖中妙密
羅龍打鳳　　藕絲網密布縵天
獵兔射麞　　蒿枝箭硬教中的
口似紡車舌如霹靂　　雪峯門下掘窖深埋
身如累卵命若懸絲　　靈鷲山前槌胸叫屈
學無為坐消日月　　渡水覔魚蹤
詢諸友蹈破草鞋　　過山尋蟻跡
萬緣未透　　徒勞拈拄杖海上橫行
一法無差　　且聽落梅花江城狼籍
笑嵩山滿庭立雪　　小魚吞大魚
住破院古殿無燈　　東壁打西壁
聖解凡情絕纖毫無滲漏　　途轍上轉見岐分
眉毛眼睫互十方透青天　　鼻孔中元無氣出
徹骨風流　　無人企及
錢塘江上弄琵琶　　黃鶴樓前吹玉笛
千峯萬峯鎖寒碧

月堂昌禪師

師嗣雪峯慧。諱道昌。寶溪吳氏子。上堂云。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則且置。既透了。因甚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

上堂云。與我相似。共我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

師住玉几冷泉。塔于南山。

真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寶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歇曰。我重婆子者裏出一員古佛。

贊曰。

寶溪寶　　非常寶
鯨吞水露出珊瑚枝
龍躍淵打失驪珠顆
辨真贋　　撞著瞎波斯
較重輕　　迷逢胡達磨
鋪陳玉几瞿曇舍利　　寂寂無聞
拋擲冷泉靈鷲山王　　忙忙尋討
祖師關寒光射透　　見笊籬杓柄脫體現成
大還丹冷燄一揮　　把藥銚爐烟盡情傾倒
當場定價　　壓隋候照乘不直分文
韞櫝藏諸　　咲趙國連城甘為死貨
老娘肚裏苦他人捫摸　　愛同古佛放光
無星秤子等銖兩分明　　不被先師謾了

白玉鞭擊碎覔無蹤。聽千古萬古南宕山前。草離離。日杲杲。

雲門至此九世共一十四人。

溈仰宗

溈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

師撥之曰。無。

丈起身。深撥。得少火。舉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口*斬)/耳]。

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跂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

師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

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

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雲巖來。師問。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

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

巖曰。涅槃後有。

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

巖曰。水洒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

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儞下觜處。

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

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睡次。見仰山來。師便面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

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儞試為我原看。仰度一盆水。師便洗面。

少頃。香嚴至。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為原看。嚴點一盞茶來。

師曰。二子神通過於鶖子。

師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轉笏作進泥勢。師拋泥盤。同歸方丈。

僧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窯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

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蹈。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仰作禮而退仰山夏末問訊師。師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

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

師曰。子今夏不虛過。

仰却問師。和尚一夏作得箇甚麼師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

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

師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贊曰。

蠱毒家　　滅胡種
心無半點淳　　肉有千斤重
被大雄挾火　　活換眼睛
引寂子撼茶　　全彰體用
轉身猶不會　　徒然要軍容進泥
瞌睡幾曾醒　　倔強使香嚴原夢

鋤畬兒下得一籮粟　　怪九旬不見上來
做笠僧行到莫窯村　　喫一蹈不勝皇恐
書名脅左　　誰云不是大溈僧
放臥身時　　我疑去捉臺山供
先師大人相　　眾皆知煒煒煌煌
本色住山翁　　初不在儱儱侗侗

別立玄風闡化機。雖古路斷碑橫。惜未紀斯文之正統。

仰山智通禪師

師諱慧寂。嗣溈山。韶州葉氏子。師辭親遊方日。人有戲之者。於師扇上題曰。寂子去行脚。諸魔使誰滅。

師續曰。龍生虵腹中。借他十箇月。人皆異之。蓋師出屠門。諸魔或曰猪毛。

初參耽源。已悟玄旨。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曰。吾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毋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本付師。師一覧便火却。

源一日問師。前來諸相。甚宜秘惜。

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

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

師曰。某甲一覧。便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

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

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

源曰。然。

師參溈山次。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

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大悟。自此執侍十五年。

師為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來。

師曰。田中來。

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而立。

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

一日。隨溈遊山到磐石上坐。師侍立。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溈拾得與師。師接洗了。度與溈。溈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

溈曰。子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溈問師。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祗對。

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

溈曰。放汝一箇不祗對罪師曰。生之與殺。只在一言。

溈曰。不孤汝見。別有一人不肯。

師曰。阿誰。

溈指露柱云。者箇。

師曰。道什麼。

溈亦曰。道什麼。

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夢入彌勒內院。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座空。師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

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

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香嚴有發明偈。溈聞得。曰。此子徹矣。

師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

師後問嚴。見和尚贊師弟發明頌。儞試舉看。

嚴乃舉。師曰。此是宿習記持而來。若有正悟。別更說看。

嚴又舉去年貧。未是貧語。師曰。如來禪許吾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

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

師報溈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南塔湧謁臨濟。後歸侍師。師曰。汝來作什麼。

湧曰。禮覲和尚。

師曰。還見和尚麼。

湧曰。見。

師曰。和尚何似驢。

湧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

師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

湧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

師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

師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贊曰。

鎮海珠　　毒龍囝
十月借虵腹出生　　一顆落蛟盤圓轉
近前叉手　　單傳向上之機鋒
思盡還源　　拶出無窮之靈焰

兜率第二座說法　　白槌處嚇得魂飛
南山大有人刈茅　　拔鍬去何曾夢見
道德所感　　烏鴉銜柿盤石坐分
生殺在言　　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焚却諸圓相　　使耽源懊惱尊懷
遇著小釋迦　　被胡僧塗糊當面
喚沙彌印香嚴會得祖師禪
何似驢引南塔拔出吹毛劒

得人憎處。只許他家父子知。然萬古徽猷。縱佛手亦難掩。

南塔湧禪師

師諱光湧。嗣仰山。豐城人。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室。廐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少俊敏。依仰山刓度。發明大事。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

師曰。遇緣即有。

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

僧曰。莫只者便是麼。師放下拂子。

問。如何是妙用一句。

師曰。水到渠成。

問。真佛住在何處。

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清化付參次。問。從何而來。

曰。鄂州。

曰。鄂州使君名什麼。

曰。化下不敢相觸。

曰。此地通不畏。

曰。大丈夫何必相試。

師囅然而笑。遂印可。集雲峯下大禪佛。傳燈具載。

贊曰。

光騰乳室　　劒隱豐城
電翻空淵龍起蟄　　駒墮地廐馬羣驚
謁臨濟生死猶昨夢
見仰山凡聖兩忘情
忽爾大驚　　怪人前指謂肉身佛

囅然而笑　　知化下敢觸使君名
獨露真常　　雲收月現
全彰體用　　水到渠成
南塔影中文殊師　　錯豎拂子
集雲峯下大禪佛　　悞喚師兄
一再次覧東平鏡　　塵埃滿面
二十年咲驗人眼　　[翟*欠]瞎無睛

言下無相。則固是不在別處。然真佛所住。窮伎倆到底難明。

芭蕉清禪師

師諱慧清。嗣南塔。新羅人也。師謂眾曰。我十八上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屙出來便作師子吼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僧問。如何是提婆宗。

師曰。赤幡在左。

問。如何是達磨西來意。

師曰。獨自恓恓暗渡江。

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

師曰。屋裏有緉破草鞋。

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懸崖。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林。若向前。則墮坑落塹。若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又被荊棘林礙。當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也免不得。墮身死漢。

僧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

問。如何是吹毛劒。

曰。進前三步。

曰。用者如何。

曰。退後三步。

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

曰。九九八十一。

曰。會麼。

曰。不會。

曰。一二三四五。

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

曰。千年茄子根。

曰。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眼睛。

承天確在師會下發明後。僧問。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

確曰。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

曰。為什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確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贊曰。

脚頭未跨船舷　　參徧大唐諸祖
竪提婆宗奪外道赤旛回
答西來意貶達磨渡江去
拄杖子一生與奪　　未嘗敲出玉麒麟
娘肚裏十月出生　　幾曾吼作金師子
前凶後不吉　　破草鞋難得受用時
退火進深坑　　荊棘林那有出身路
新羅人難辨語　　當的帝都丁
北斗裏穩藏身　　一二三四五
兩口一無舌　　看臨溪打開石鎖兩頭搖
雜毒深入心　　致承天吐出庭臺深夜雨
默然正坐　　本來面不在二頭
用者如何　　吹毛劍豈拘三步

青出於藍青於藍。信溈仰兒孫鸞翔鳳舞。

芭蕉徹禪師

師諱繼徹。嗣芭蕉清。廣西人也。初謁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

曰。泥彈子。穴異之。

後參芭蕉。見上堂有云。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豁然大悟。

僧問。如何是深深處。

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

問。如何是臨溪境曰。有山有水。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

曰。未是納僧分上事。

曰。如何是納僧分上事。

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否。

曰。不提携。

曰。為什麼不提携。

曰。臨溪粗識好惡。

示眾曰。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

示眾。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偈云。

芭蕉的旨。不掛唇齒。

木童唱和。石女側耳。

贊曰。

人面虵　　利刃蜜

閑行坐自要誇張　　識好惡人信不及

泥彈子作正法眼　　豈知老風穴綿裹蒺藜

茄子根應古佛機　　不學先芭蕉錦包特石

混融句地窄天寬　　臨溪境山深水碧

遇衲僧問涅槃生死　　要提携且待驢年

斥瞿曇說頓漸偏圓　　屈宗風卒無了日

西來意　　貼肉衫汗透千重

宗門事　　脚跟下泥深三尺

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潑宗旨誰肯挂唇

眼中沒翳空裡無花　　閑言語不勞拈出

人皆謂溈山五世。到師寂爾無傳。殊不知萬仞門墻。擬登者銀山鐵壁。

溈仰宗至此五世。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詣開元覺律師受具戒。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奇之。目為吾門之游夏也。

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既發。值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

曰。行脚去。

曰。行脚事作麼生。

曰。不知。

曰。不知最親三人附火。因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

修曰。同。

藏竪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

雨霽辭行。藏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

師曰。在心內。

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

師窘無以對。遂放包。俱求決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

曰。某甲到此。辭窮理絕也。

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世臨川崇壽。一香為藏拈。

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哉。

師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舉拂子示之。

師曰。撥萬象。不撥萬象。

方曰。不撥萬象。

師曰。獨露身[口*爾]。

方曰。撥萬象。

師曰。萬象之中[口*爾]。方於是悟旨。

二僧參次。師指簾。二僧齊去捲。師曰。一得一失。

示眾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金陵報恩則初參青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

不契。見師。師問。甚處來。

曰。青峯師曰。青峯有何言句。

則舉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

師曰。與麼會又爭得。

則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如何。

師曰。你問我。與你道。
則理前問。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乃悟。
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
師曰。題目分明。
師與李王論道次。因看牡丹。王命作頌。即曰。
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
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
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
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聞開悟。
師有偈曰。
幽鳥語如篁。柳搖金線長。
雲歸山谷靜。風送杏花香。
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
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言百法明門。乃唯識綱宗也。
贊曰。
幼發玄機　　遍行尋訪
小乘根拋弃覺闍梨
惡冤家撞著琛和尚
安片石寸心內　　當機擊碎猶涉廉纖
露全身萬象中　　盡力扶持依然鹵莽
指二僧捲簾去　　得失未分明
勘童子求火來　　是非難定當
如篁語幽鳥　　山林意別是風標
擁毳對芳叢　　牡丹詩竊誰體樣
是曹源一滴水　　蟲禦木偶爾成文
問學人一卷經　　蠅鑽紙全無趣向
唯心唯識　　石頭城路列千差
無法無人　　通玄峯雲橫疊嶂
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到者裏。百法明門只宜收抗。

天台韶國師

師諱德韶。嗣法眼。處州龍泉陳氏子。幼依龍歸寺得度。十八受具。去謁龍牙。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近不得。

牙曰。如火與火。

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

牙曰。汝不會我語。

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

牙曰。合如是。師不諭旨。再請誨。

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

師後於通玄峯澡浴。忽省。遂焚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說向我。今日決定罵也。

見疎山。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

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

曰。不落古今。請師說。

曰。不說。

曰。為甚不說。

曰。箇中不辨有無。

曰。師今善說。山駭之。

如是參五十四員知識。後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倦於參請。但隨眾而已。

一日。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

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師大悟於座下。遂白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跡乾祐元年。忠懿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

示眾。古聖方便猶若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甚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者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若不如此。設經塵劫。空自勞神。無有是處。

住通玄峯。有偈云。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眼聞。乃曰。只此一偈。可起吾宗。

示眾。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又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絲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語言。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貴如今一時驗取。珍重。又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

僧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

師曰。不遺絲髮地。

曰。如何是遍地無行路。

師曰。適來向儞道什麼。

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分付何人。

師曰。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

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

師曰。儞還聞麼。

問。飲光持釋迦丈六衣。在雞足山待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千尺之身。應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

師曰。汝却會。明拂袖而出。

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話不得。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

明歸七日嘔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至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甲懺悔。

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

明又曰。若許某甲懺悔。終身給侍。

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有傳天台教義寂者。乃螺溪是。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濩遠。慮多散失。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聞于王。遣使航海傳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贊曰。

心法雙忘　　乾坤獨步
登天不借梯　　遍地無行路
機翻石火　　爍破石頭城
掌握龍泉　　笑出龍歸寺
天蓋地載　　苦龍牙疊將餿飯祭閑神
百匝千重　　被疎山左搓芒繩縛鬼子

去來隱顯明諸佛實相　　要且顢頇
欠剩有無說般若真宗　　不妨莽鹵
是曹源一滴水　　悟玄機將豌豆作真珠
指通玄滿目山　　起吾宗變甜瓜成苦瓠
祖師門下客　　辨風幡帶水拖泥
大王長壽人　　外聲色拋沙撒土
得法眼親傳寶印　　鞔皮鼓兩頭鳴
應木人敲打虛空　　崑崙兒著鐵袴
念南嶽天台教乘磨滅　　往新羅國繕寫歸
論釋迦彌勒身衣短長　　令興教僧嘔血去

諸方異唱。古今玄鍵。決擇不留蹤。不謬為一國之師。名喧寰宇。

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延壽。嗣韶國師。餘杭王氏子。自幼知敬佛乘。既冠。不茄葷酒。日惟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大闡玄化。師遂求出家。請于朝。文穆王從其志。禮參為師。執勞供眾。身惟一布衲。

後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鷃巢于衣襵中。暨謁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

初住雪竇。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

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

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又偈曰。

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

此景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

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靈隱。為第一世。明年。請住永明。為第二世。

僧問。如何是永明旨。

曰。更添香著。

曰。謝師指示。

曰。且喜沒交涉。有偈曰。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

曰。不會處會取。

曰。不會處如何會。

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

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賫書敘弟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問道。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淨慈。塔于大慈山。

贊曰。

一出頭來　　風標迥別
弃華亭鎮將　　腰佩寶刀
依龍冊老僧　　身被布衲
誦法華七行俱下　　感群羊跪聽座隅
習大定三月方回　　有斥鷃巢栖衣襵
天台得片言悟旨　　念念幻緣空
乳峯指一路通玄　　步步寒花結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　　探水丈痕深
奇巖萬仞迥絕躋攀　　望崖心路絕
牛胎生象子　　垂示太分明
碧海起紅塵　　家風重滿洩
枕藜床喚回清夢　　野客吟殘半夜燈
倚蒲團坐斷白雲　　孤猿叫落中巖月
著宗鏡一百餘卷　　點鐵成金
印高麗三十六僧　　證龜作鱉

潛行密用。佛眼亦難窺。真精進幢。慧日峯前亘百世。光明燦發。

法眼至此三世。師雖印高麗三十六僧。然傳燈不載名字．機緣。茲不及贅。

正宗讚終

小師　居涇　焚香拜手稽首謹書于乳峯。